

通志堂經解

□ 12
1411
492



六經輿論卷第一

鄭
音
樵
王
漁
仲

易經

三易

周禮筮人及太卜並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並不指言何代之易杜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鄭康成又以為夏商周之易或者又從而釋之曰夏建寅用人正其書以重艮為首曰連山者象山出雲連連不絕也商建丑用地正其書以重坤為首曰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中也周建子用天

正其書以重乾爲首曰周易者周以代名如周禮是也鄭氏釋三易旣無所據之文故孔穎達又祖杜子春之言引世譜等書曰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於易繫已有神農黃帝取益渙噬嗑之文是知連山歸藏周易並以代號無可疑者二說未知孰信據今世所用皆祖鄭氏唐志有連山十卷司馬膺註然案隋儒林傳云隋求遺書河間劉光伯遂僞造連山易上送官取賞後人訟之坐除名唐之連山係隋世僞書又隋經籍志云歸藏十三卷晉薛正註長孫無忌等次其書今存者有初經存母本著三篇文多闕亂惟

載卜筮之言不似聖人之言則歸藏非古明矣本朝元豐七年毛漸奉使西京得三墳之書於唐氏舍墳書古文各有傳而傳又隸書山墳謂之連山氣墳謂之歸藏形墳謂之坤乾其辭詭譎怪又非三易之比如此則連山傳已久矣今之所謂司馬膺劉光伯之文連山與歸藏皆不足信嘗求之易矣尚有可傳者焉蓋易之坤卦乃易之歸藏之意也所謂坤以藏之是也全卦皆言地道易之艮卦乃昔之連山之遺意也所謂兼山艮是也六爻皆列人象其書雖不存其意可得而推也左傳卜筮從歸藏連山辭春秋之世尚有用之者今亡之矣

宓義先天之易

有先天之易有後天之易先天之易始於復姤終於剥吏此宓義之易也後天之易始於乾坤終於既濟未濟此文王之易也先天之易取乾坤離坎居四正位者取其純乎乾純乎坤純乎中虛純乎中滿也反對純乎一卦也後天之易以坎離震兌居四正位者取其金木水火之正氣生民日用一之不可無也嘗謂先天者易之道後天者易之書繫辭首篇便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至變化見矣此言先天自然之易次言聖人說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至剛柔者晝夜之象此言後天已然之

易其間如說一陰一陽之謂道易有太極是生兩

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亦先天也此言八卦之所由生也又

說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亦先天也此言八卦生六十四卦又說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

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無非先天之易也此言

之位復姤之初爻為一陰一陽二爻而為二陰二陽

三爻而為四陰四陽四爻而為八陰八陽五爻而

為十六陰十六陽六爻而為三十二陰三十二陽

此明道先生加倍法也而為六十四爻盡矣分之以天地人躔之

以二十八宿行之以元會運世歲月星辰聖人

所以先天也先天得於伏羲歷數千載更文王周

公孔子不以語人而其圖獨傳於陳希夷先生何也蓋未有此易先有此象未有此數先有此理昔者伏羲之作易其示諸人蓋特以象云耳而理與數皆不傳焉非祕之也聖人以爲天地之數後世必有因象而發明之者不可以一人之見遽盡其蘊也是以文王作卦辭以明理周公孔子作彖象大傳之辭以明理而大衍五十之數參天兩地之數五行生成之數亦由是而間見也而理與數之學興自理數之學興而伏羲六十四卦見其畫未曉其象於是我朝希夷陳先生始發之以示斯世其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只此一十六字邵康節得之於希夷將啓手足之日又爲圖以示人參之繫辭所載則六十四卦必義之前已具矣此上繫必以先天之易爲之首而下繫又序十三卦之制作於其後者此也

先天之學出於麻衣道人曰伏羲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卦不立文字使天下默觀其象而已其言蓋本於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麻衣傳之希夷希夷傳之康節康節爲之圖以示人大抵孔子於傳已發明矣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謂兩儀者是初重一

陰一陽也兩儀生四象者是第二重二陰二陽也四象生八卦者是第三重四陰四陽也明道先生見邵康節等先天之數已悟之曰此乃加倍法也

文王後天之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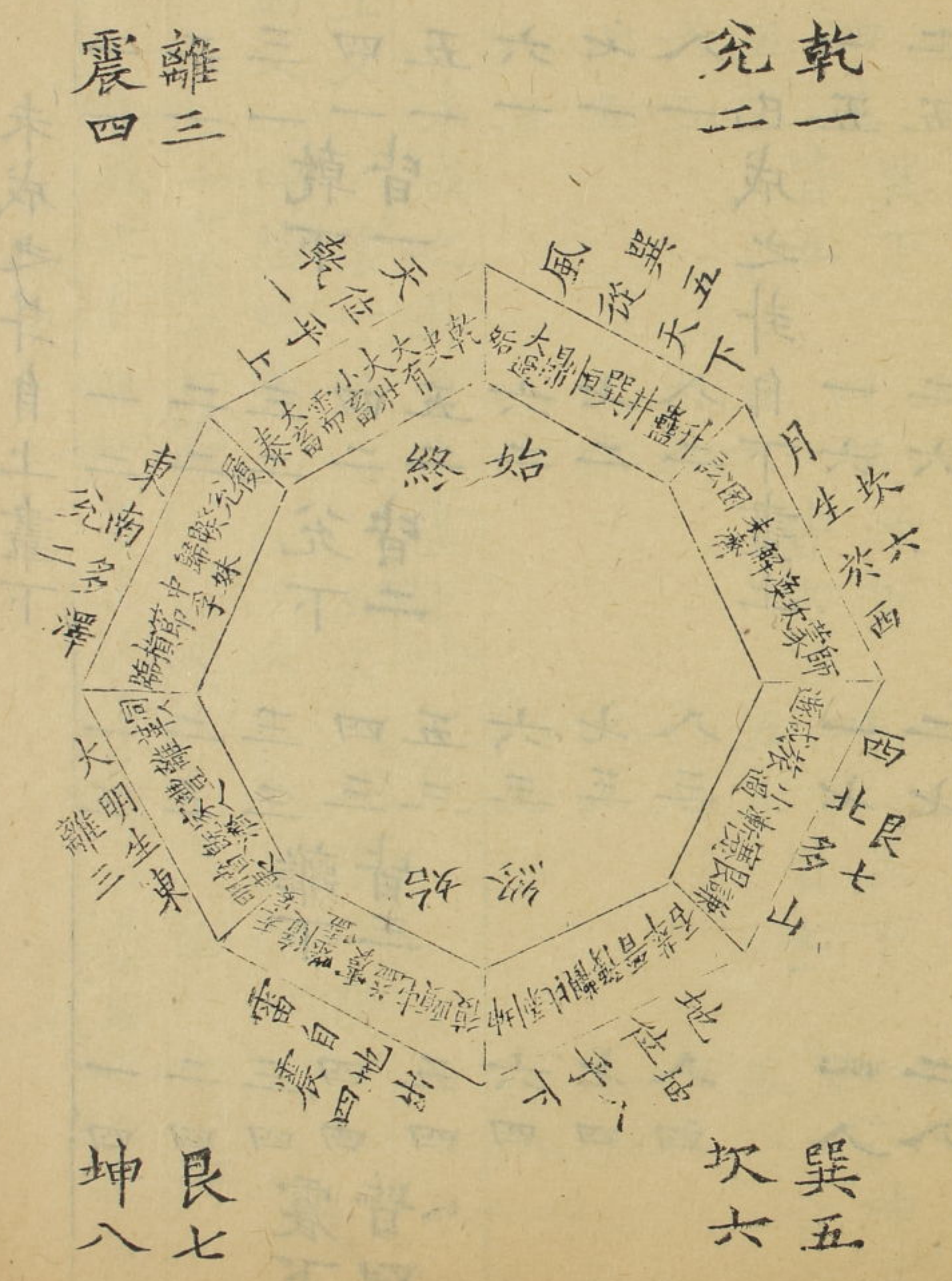
或問文王之易必以離坎震兌居四正而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者何也曰以天地之象言之水火金木天地之正氣生民之日用不可無故以坎離震兌居四正位辰極居北而少西天神之所宅也崑崙居西而少南地祇之所舍也故西北爲乾而西南爲坤也搖蕩萬物莫如風一氣自東而

南故東南爲巽五岳之尊莫如泰嶽地形自北而東故東北爲艮此皆象之大者若以理而論之乾居西北父道也父道尊嚴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西北者萬物成就肅殺之方也坤位居西南母道也母道養育萬物萬物之生盛於西南西南者萬物長養茂盛之方也坎艮震方位次於乾者乾統三男而長男用事也巽離兌方位夾乎坤者坤統三女而長女代母也若以氣而論之西北盛陰用事而陰氣盛矣非至使莫能與爭故陰陽相薄曰戰乎乾而乾位焉戰勝則陽氣起故坎險以一陽統衆陰而位乎北萬物於此時方以用藏受納爲勞

故曰勞乎坎艮者止也東北之卦也物來地上將
出而止待春之謂也此萬物之所以成終成始故
曰成言乎艮物之始生動出乎震絜齊乎巽故曰
出乎震齊乎巽至南方得明而相見故曰相見乎
離坤者地也萬物致養乎地故曰致役乎坤兌正
秋也萬物以成就為說故曰說言乎兌此文王後
天之易次序也夫易有體有用有常有變此文王
後天之易所以異於先天也

六畫成易

先天圖



叙

四

二
四

三四

四

五
四

六四

七
四

八
四

三

五

五

三

乾下
皆一

充下
皆二

離下
皆三

震下
皆四

三

四八

五
八

六八

七八

八

巽下
皆五

坎下
皆六

艮下
皆七

皆坤下

未成之卦自上畫下法

二陰二陽

八陰八陽

三十二陰三十二陽

已成之卦自下畫上法

即加倍法詳見河圖七八九六之數下

宓犧畫八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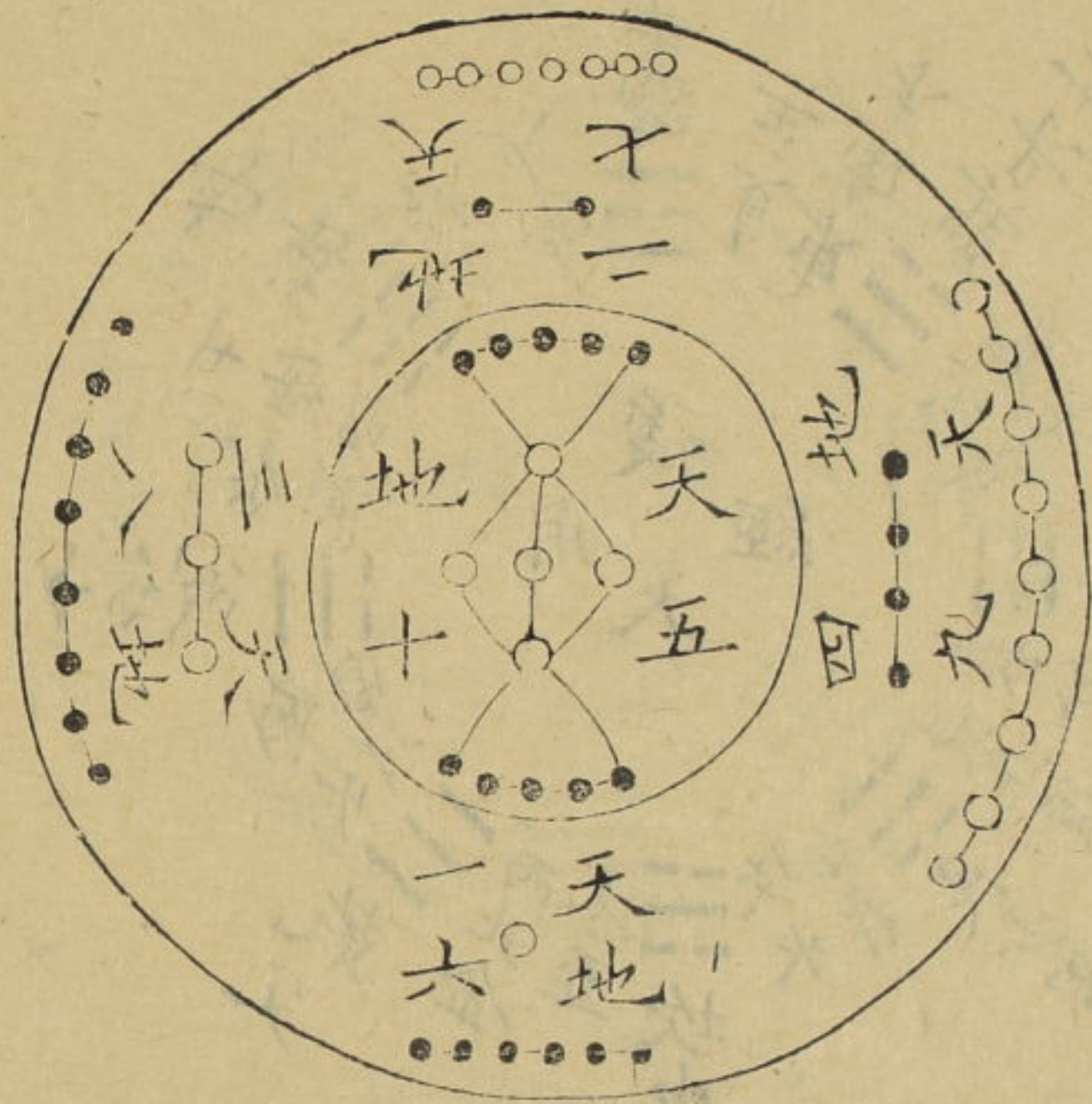
以陽道主變其數以進為極
陰道主化其數以退為極陽
以進為極故乾為父而得九
震長男而得八坎中男而得
七艮少男而得六凡成數皆
陽主之陰以退為極故坤為
母而得一巽長女而得二離
中女而得三兌少女而得四
凡生數皆陰主之所以五數
十數不同也

文王畫八卦



乾坤縱而六子
橫震兌橫而八
卦縱
陽五數三男皆
奇合父十八數
陰四數三女皆
耦合母十六數

河圖之數 圖象圓圓者天之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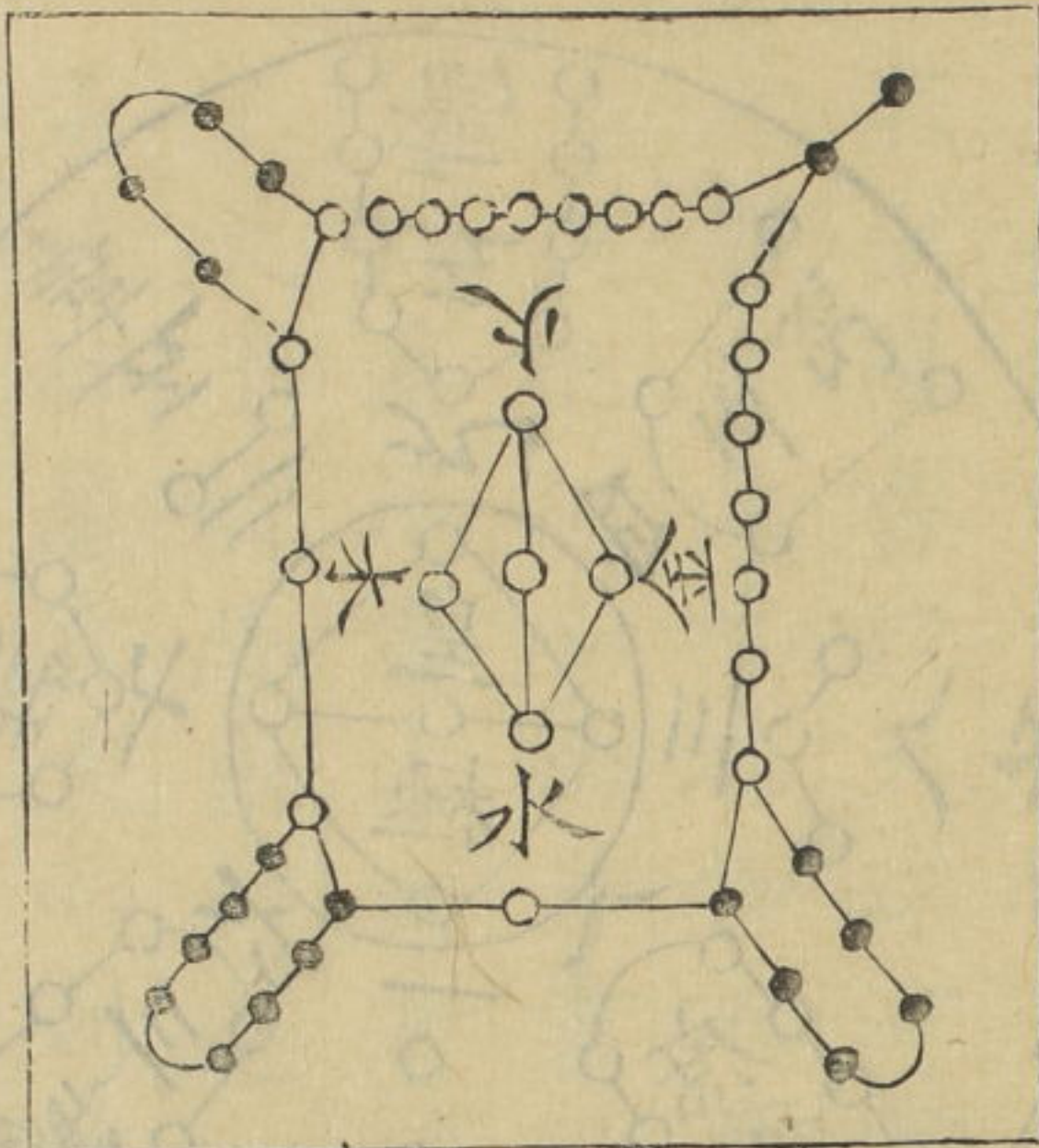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
 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
 天三生木地八成之
 地四生金天九成之
 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洛書

洛書之位皆合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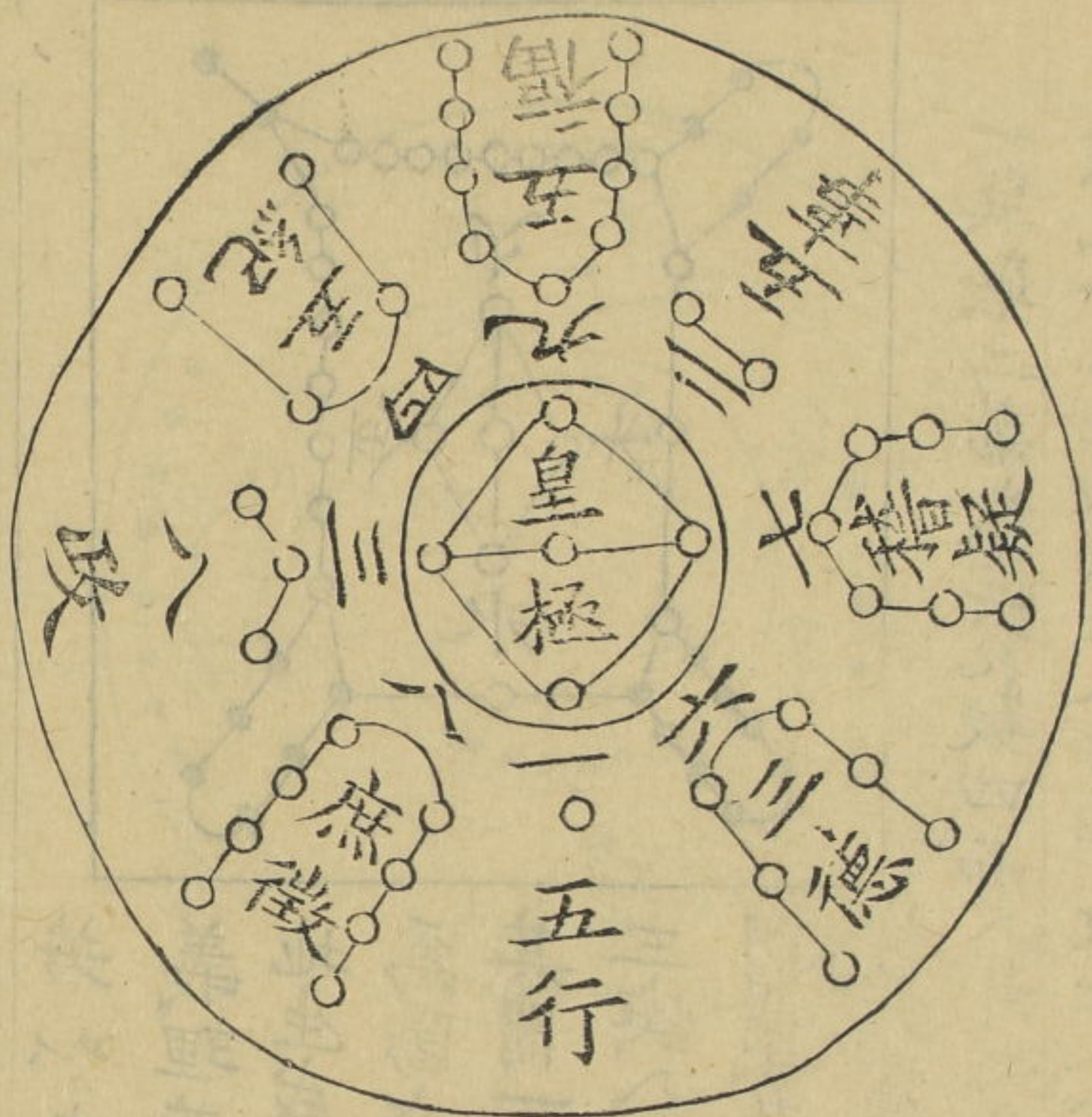
一合六 二合七 三合八 四合九 五合十 五十五數



一巽數二離數三兌數四而八卦之位存乎其中無十數而縱橫九一三七四六二八皆十數七八少陽少陰皆十五數九六為老陽老陰皆十五數縱橫皆十五數也

禹敘九疇

五十五數其說似牽強亦可用也



九數與位皆合
河圖位九而數
五十有五戴九
履一左三右七
之類

河圖洛書辨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詳此諸文則河圖
洛書皆天地瑞物不可謂之無明文矣先儒肆為
怪誕之說以為丹書綠圖者淮南子以為九篇六篇者
春秋以為洛書本文者班固惟孔安國曰河圖者伏羲
王天下龍馬出河遂以其文畫八卦洛書者禹治
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
之以成九類劉歆曰宓戲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
八卦是也至本朝邵康節又曰宓犧之世文字未
作故但有圖載其位與數又大禹之世既有文字

所以至五福六極凡六十五字皆洛書所載以其
 文字故謂之書至劉牧之又為圖以示人但有四
 十五數五十五數而已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
 為肩六八為足以五為主此河圖四十五數也一
 與六共宗二與七為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
 五與十相等此洛書五十五數也其圖以為得之
 陳希夷不立文字後世言河圖與洛書者皆祖於
 此其說無以加矣或者好異又曰劉氏圖書置之
 曰數十而方者為河圖故大傳有五十五數之文
 加九而圓者為洛書故洪範有天錫九疇之目余
 謂以圖各有文字者非也聖人因河圖而畫八卦

因洛書而叙九疇豈擬規而畫圓模矩而作方之
 謂也被有是理此有是事即事以存理而已河圖
 洛書皆以五行為主皆以五數居中方伏羲據河
 圖畫卦之時不必豫見洛書而其數自與之合大
 禹據洛書敘九疇之時亦不必追改河圖之數而
 求與之合河圖之位合乎先天乾一兌二離三震四
 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洛書
 之位合乎後天離南坎北震東兌西
 乾坤艮巽歸於四維河圖之數本於五行
 而以五居中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
 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洛書之數亦本於五
 行而以五居中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
 至天九地十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圖書之位雖
 有先天後天之不同而其數皆本於天地五十有
 五之數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

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
土地十成之此天地生成之數寓於河圖也一曰
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此天地生成之
數寓於洛書也但河圖異於洛書不用地十之數
而十數未嘗離於河圖縱橫之中也六經之中言
五行者皆非天地生成之數惟易與洪範言之月
令之記四時曰木火土金水者此言五行相生之
數而非生成之數如曰其數七八九六亦生成之數但四時所主者五行之數虞書之記
六府曰水火金木土穀此言五行相尅之數而非
生成之數生成之數惟河圖洛書備之此所以河
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者此也如

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此以數言之
也蓋謂河圖四十五數洛書五十五數聖人參酌
二者之間而爲大衍之數五十耳不然夫子何不
曰河出圖聖人則之必與洛書並言者何哉

又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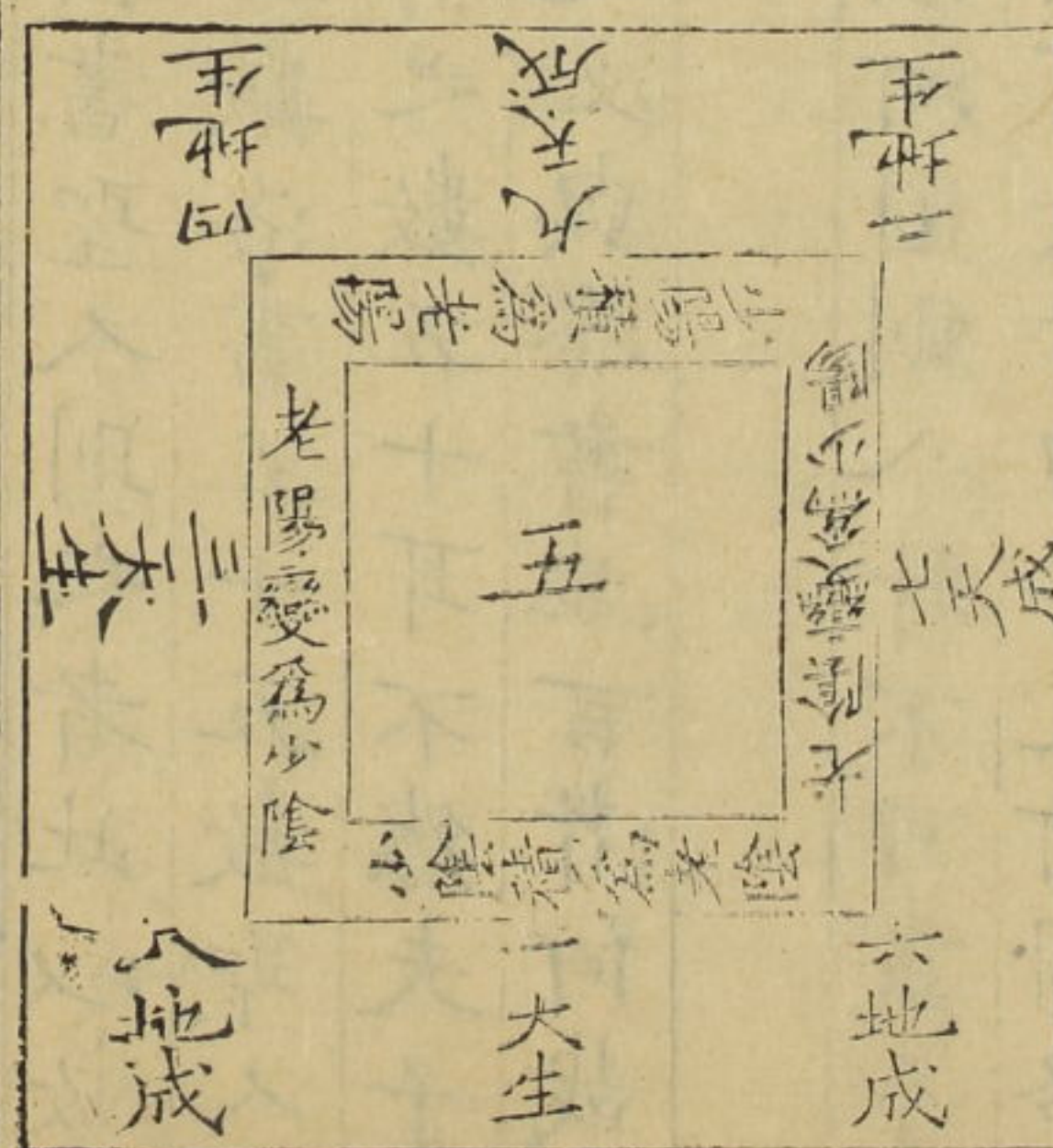
或曰天不授宓義以河圖則八卦不可畫乎不錫
禹以洛書則九疇不可敘乎曰要之河圖洛書當
如劉牧之引大傳曰以爲二者皆出於宓義之世
不必言授義畀如使後世不見繫辭十三卦之文
必以六十四卦重於文王使不見洪範天錫之文
必以九疇敘於箕子豈知取豫取史已具於文王

未作卦辭之前而司徒司馬司空亦已見於舜命
九官之際是知圖書皆上世所有但使義則而畫
之禹法而陳之耳

河圖七八九六之數

此即已成之卦自下畫上即加倍法

水火木金土
七八九六
少陽少陰
老陽老陰



河圖八卦大衍之數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河圖四十有五虛十而不
用何也蓋十數雖不用然一與九為十二與八為
十三與七為十合居中之五數縱橫皆十五是知
十數不用之中有至用者存焉河圖之數四十五
而八卦之數三十六虛九數而不用何也蓋九數
雖不用然乾之與坤其數則九乾三坤六震之與巽其數
則九震五巽四坎之與離其數則九坎五離四艮之與兌其數則
九艮四兌五是知九數不用之中有至用者存焉天地之
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虛五數而不用何
也蓋五數雖不用然天一生水加五數為六故曰

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加五數為七故曰天七成之
天三生木加五數為八故曰地八成之地四生金
加五數為九故曰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加五數為
十故曰地十成之是知五數不用之中有至用者
存焉易之為數無往而不合何疑九數之不可為
河圖十數之不可為洛書哉

著用七八九六之辨

河圖以五為主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
八為足縱橫皆十五數也總四十五數其數已見
於繫辭三五十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此其河圖
之註釋也七八者少陰少陽也九六者老陰老陽

也河圖縱橫皆七八十五九六十五已十六陰陽老少之

別矣故著用七八九六者此也或問乾坤必用九

六何也註曰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六七八九

十天地之成數也繫辭又分明曰參天兩地而倚

數用九用六此說盡之九參天也天一三六兩地也地二四為六七八九六

雖出天地之成數而乾坤又兼備天地之生數參

其天兩其地不與七八同爻亦用九何也曰老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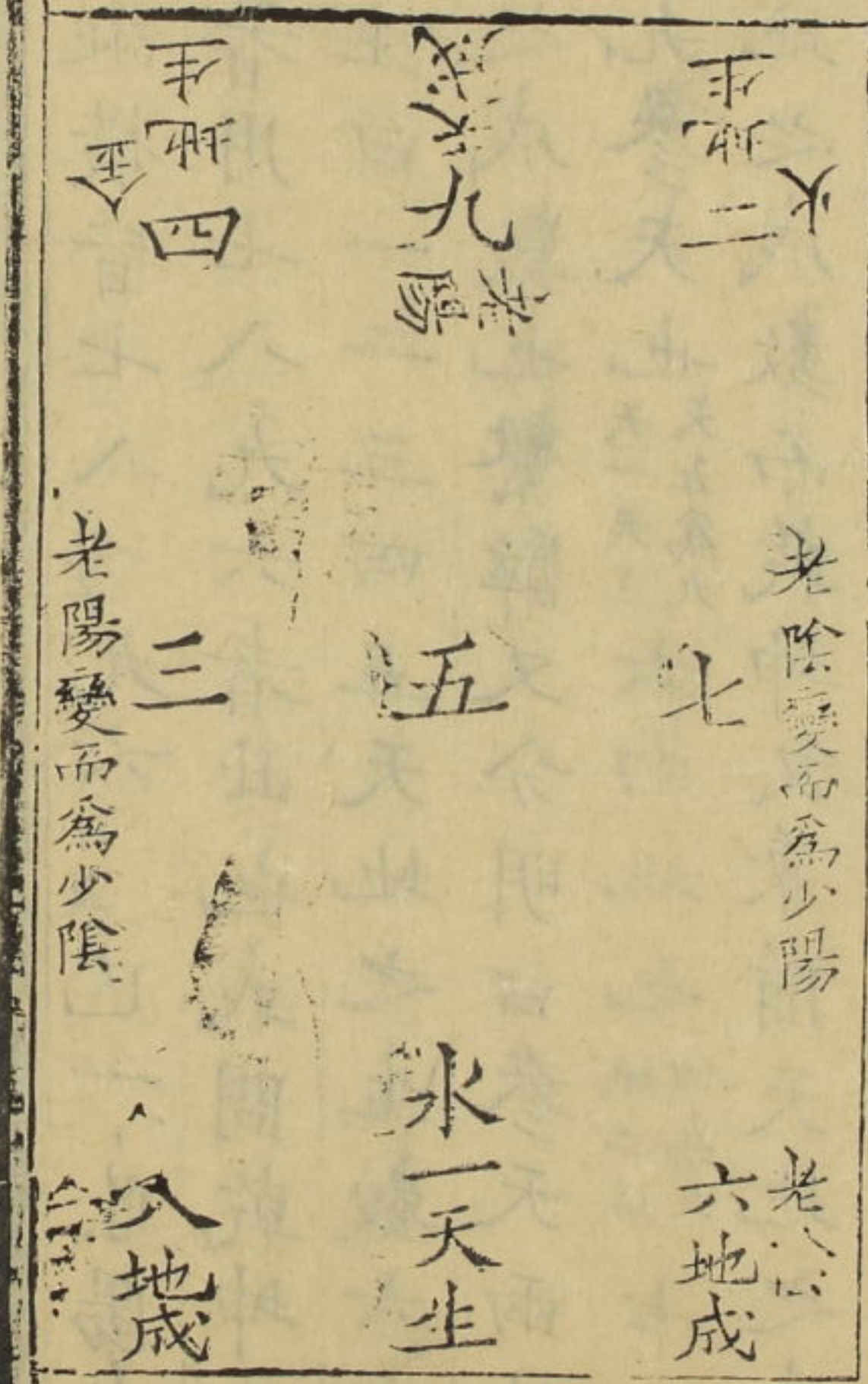
數九老陰數六是老陰老陽皆變周易以變為占

故爻亦稱九六也著不用十數而用七八九六何

也曰一得五而生六二得五而生七三得五而生

八四得五而生九五得五而生十五居中而不用

以十數亦不用也九與一二與八三與七四與六皆十數縱橫之間無非十數故虛十數而不用此所以著用七八九六也朱子曰著用九卦用八其言不經甚矣東坡曰七八九六姑以為識耳非其義之所在無乃亦未當焉



撰著法

三撰皆少 乾之象也 九 少少少 五四四 是為老陽
 老陽之數三十六 三少凡十三數以四十九策中除十三餘三
 三撰皆多 坤之象也 六 多多多 九八八 是為老陰
 老陰之數二十四 三多凡二十五數以四十九策除二十五餘
 三撰 一少二多 震之象也 七 少多多 五八八 是為少陽
 少陽之數二十八 二多一少凡二十一以四十九策除二十一餘
 三撰 二多一少 坎之象也 七 多少多 九四八 是為少陽
 少陽之數二十八 註震象同
 三撰 二多一少 艮之象也 七 多多少 九八四 是為少陽
 少陽之數二十八 註震象同

三揲

多二少

巽之象也

八多少少

是為少陰

少陰之數三十二

一多二少凡十有七以四十九策中除十七數除三十二即四八之數四八三十二是為少陰

三揲

一少二多一少

離之象也

八少多少

是為少陰

少陰之數三十二

註同巽象

三揲

二少一多

兌之象也

八少少多

是為少陰

少陰之數三十二

註同巽象

凡揲著之法三揲為爻一揲不五則九二

揲三揲不四則八八九為多五四為少如

此三揲而成一爻十有八變而成卦矣

舊約卦法

此三錢擲分陰陽一擲繼三揲而為一爻全無是理

兩背由來拆

☰☷☰☷☰☷

雙眉本自單

☰☷☰☷☰☷

渾眉交定位

☰☷☰☷☰☷

總背是重安口

☰☷☰☷☰☷

今約法

本之先天

其法以八錢書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字

合於兩掌之間搖動而混

雜之即以一錢上布於牀上為內體既定又以八

錢搖動而混雜之即以一錢布於牀上為外體如

第一錢得三第二錢得六即為離下坎上為既濟

如第一錢得六第二錢得三即為坎下離上為未

濟準此為法只用二錢卜成一卦然未有變既畫

為卦體

☰☷☰☷☰☷

如得復卦仍以八錢分陰陽而為二

一四六七四陽卦也

文王後天易

二三五八四陰卦也初

爻遇陽則以四陽卦卜之初爻遇陰則以四陰卦

卜之如此六次則六爻之變盡矣一爲老陽八爲老陰看四錢之中一八錢在甚爻上則爲變一八俱出則有六變俱不出則無變六爻之中有一二出者即有一二變矣其法尤簡且妙其數且合先天

內外體

口占六三與紙上六三不同口占先六而後三先者爲下後者爲上即坎下離上爲未濟揲著之法亦然如紙所書六三六在上而三在下上六之體已定即六在上二在下爲既濟與口占約法不同此亦出於易法未成之卦自上畫下已成之卦自

下畫上可子細辨認

易經總論

易之爲道何道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之六者莫如日月故聖人取日月二字而爲易而其義則取變易之易也孔穎達曰易一名而含三義易者變易也不易也簡易也孔取易緯之言以爲疏胡安定辨其非曰易者專變易之義蓋變易之道天人之理也程伊川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二公有取於變易之義吾夫子已於大傳而發明之矣旣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又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又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又曰變動不

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惟變所適易不可以形拘不可以跡求與陰陽相為變化消息無有終窮故取日月之名變易之義謂之易

上下經辨

正卦反卦

孟喜易本分上下經是孟喜以前已題經字或謂文王易卦本分上下經前漢藝文志只曰作上下篇經字為後人所加非因孟喜而然也上經首於乾坤蓋天道也父母之道也下經始於咸恒蓋人道也夫婦之義也天道莫大於日月故以坎離終焉人道莫貴於水火相濟而終以既濟未濟上經以乾坤坎離包始末下經以震艮巽兌間於其中

非他也以所受而推之也見於序卦上經三十四下經三十四者非他也以反對推之也上經三十卦之正者有六如乾☰☰如坤☷☷如大過☱☲☱如頤☶☶如坎☵☵如離☲☲皆一定而不易也卦之反者二十有四如屯☳☳反而蒙☶☶反而訟☶☲以十二卦反而為二十有四也正者六反者十二共十八卦下經三十四卦之正者有二如中孚☱☴☱如小過☱☲☱二卦皆一定不易卦之反者三十有二如咸☶☵☶反而恒☶☵☶大壯☳☳十六卦反而為三十二卦也正者二而反者十六亦十八卦以十八卦之反正而論則上下經實無多少之別矣上下經

各十八卦共二十六卦正合八卦之數也

大抵六十四卦之中一陰一陽者其卦十有二
二陰二陽者其卦二十有四三陰三陽者其卦
二十是為反對變卦五十有六乾陽坤陰離二
陰坎二陽頤二陽中孚二陰小過二陽大過二
陰是為反對不變者凡八卦耳

卦辭作於文王

陸德明曰宓義因河圖而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
十四卦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三
聖不數周公以父統子業也橫渠曰文統
子業故也宓義初畫八
卦之時一卦雖有陰陽之象未必三畫以象三才

寫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乃謂之卦初有三畫
猶以為未足以盡萬物變通之理必重為六畫而
後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曰六爻成卦易緯曰卦者
掛也言垂掛物象以示人故謂之卦卦辭亦謂之
繫辭言文王繫屬其文辭於逐卦之下亦謂之繇
辭繇者抽也言抽出易中吉凶悔吝之事謂之繇
易繫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
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
文王與紂之事邪蓋謂文王遭羑里之拘而作卦
耳此卦辭文王之明驗也

爻辭作於周公

周公被流言之變而作文辭故於三百八十四爻各有辭倣天地陰陽君臣人事萬物變化之理盡矣爻辭之中如入于穴不速之客來如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如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搜隱其辭使世人觀之其言若出於無心者實皆至理之所寓特聖人不能遽以告人耳此非周公不能作也爻辭亦謂之繫辭大傳言繫辭者五皆指爻辭為繫辭謂周公繫屬其辭於逐爻之下故亦謂之繫辭惟爻辭為周公作故多文王已後事升之六四王用亨于西山明夷之六五箕子之明夷彖文曰以蒙大難文

王以之既濟之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小過之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詳此諸文爻辭作於周公無疑矣

十翼出於夫子

先儒以上彖下彖上下二篇彖上象下象二象繫文多分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為十翼先後之序後人反先儒之言以上繫下繫不繫十翼之數而取繇象大小象說卦序卦雜卦分乾坤文言為二加每卦无咎悔吝之辭為十翼亦非也余謂古易繫辭為一簡彖辭大小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各為一簡未可知每卦无咎悔吝之辭又為一簡

漢易祖於田何田氏之易有上下二篇又有彖象繫辭文言說卦等十三篇前漢人易傳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不言說卦至劉向校書又以田何施孟梁丘諸易亦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則知无咎悔亡等語別為一簡若以為脫誤惟一二卦而已不應六十四卦皆誤當是別為一簡失其簡故也自鄭玄傳易始以易象彖辭分繫諸卦至王弼註經復以文言隸乾坤今觀諸卦繇而後彖彖而後象象而後爻爻而後小象此漢儒以彖象繫其繇以小象繫其爻之序惟於乾之一卦存古之意繇而後爻爻而彖象文

言此夫子十翼之序也如是則古易十二篇繇辭爻辭合為上下經謂之周易其餘十一篇如彖如大小象文言上下繫說卦序卦雜卦與无咎悔亡之辭謂之十翼明矣其間文言非孔子自作繫辭乃七十二子傳易之大傳皆出於夫子說卦與序卦雜卦初為一篇漢儒分別之以足十翼之數者如此秦焚書易以上筮得存惟失說卦一篇河內女子獻之韓康伯註乃別為序卦雜卦二篇先儒分彖上下為十翼可見無義理所以啓後人之論不可不辨

彖辭

彖者統也統論一卦之義或陳卦之德或論卦之象或說卦之名褚氏云彖者斷也莊子曰斷一卦

之義左氏又以彖辭謂之繫辭則夫子彖辭亦謂之繫辭

象辭

宓義之始畫八卦也特示人以象而已而理與數皆不繫焉故繫辭十三卦之制作無非觀象於易而為之即離之象而為網罟即渙之象而為舟楫即乾坤之象而為衣裳即大壯之象而為宮室可也至夫子又以天地山澤風雷水火八者盡六十四卦之象夫子取名不一有以氣言者泰否也有以理言者損益也有以物者井鼎有以形者噬嗑有取名於畫者剛浸長為二陽之臨柔浸長為二

陰之遯有取名於字者咸感也無心以感天下謂之咸兌悅也說民之道不以言故謂之兌有取爻之動者柔進而履剛故謂之履剛反動於下故謂之復有取二卦之象者如水上火下為既濟水上山下為蹇卦之名不一夫子必欲以八者之象而盡之使皆明出地上晉地中生木升山下出泉蒙火在天上大有可也而震坎為屯為解則曰雲雷屯雷雨作解震離為雷電豐亦為雷電噬嗑蓋為雲為雨者屯解也欲明屯者難之未解故謂之雲雷欲明解者難之已解故易為雷雨豐取象於明以動噬嗑取義在於頤中有物皆不在於雷電故

均謂之雷電不以上下別也以至坎下兌上而爲困分明取於澤中有水今曰澤无水困蓋非无水不足見困之義雖以有爲无亦可也聖人之言象如斯而已矣何嘗泥於一象而不知變哉故頤中有物謂之噬嗑而日中爲市亦取之噬嗑飛鳥之象謂之小過而杵臼之制亦取諸小過乾爲龍而震亦謂之龍坤爲馬而乾亦爲馬是知不可以一端求一節取也大抵易具萬象不特如繫辭所述十三卦制作而已如井田之法取於師封建之法取於比禘祫之禮取於觀作樂取於豫宗廟取於渙觸而長之易具萬象則一卦不止於一象如此

可以類推矣

文言

非孔子自作

歐陽永叔曰文言果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其文作於一時又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則文言非夫子全篇也明矣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又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矣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乃易師自問答之言幸而所引得載之於篇其不及引者豈不多邪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數句左傳成公十六年穆姜之筮已有之夫子於是時猶未生文言奚自而作乃知文言非夫子自作明矣

左傳載易之辭不足信且如崇德辨惑此必古語故子張問之本仁祖義此亦古語東方朔及武帝皆以三王五帝言之元者善之長此夫子未生之前有此語也故文言亦引之

繫辭

孔門傳易之大傳

繫者有所繫之謂也言其為辭各聯屬於卦爻之下也易大傳言繫辭者五皆指爻辭曰繫辭如上繫曰繫辭焉而明吉凶繫辭以斷其吉凶有二曰繫辭焉而命之孔子專指爻辭以為繫辭而今孔子贊易之文為上下繫辭也明矣案晉宋以來方有繫辭二卷別為註解義疏者甚多

劉向
蕭子叔
韓康伯今行

於世者惟韓康伯一家之學耳則繫辭之名舊矣漢世諸儒不應何從而失之余謂今稱繫辭者蓋乾坤之文言六十四卦之彖象三百八十四爻之小象與今繫辭說卦是也在易十二篇費直始以文言彖象繫辭卦上下經見十翼不專指文辭而言要之周公未作爻辭之前以卦辭為繫辭夫子未作十翼之前以爻辭為繫辭費直鄭玄王弼未傳易之前皆以彖象文言為繫辭故夫子所謂繫辭者指周公之爻辭而言後人所謂繫辭者指夫子十翼而言也漢儒釋經以彖象繫其辭文言繫四德小象繫逐爻之下空遺夫子贊易之辭別為上下繫二篇實非以爻辭為繫辭也何

以知之王弼註六十四卦不及康伯之繫辭而知之也天禧中范諤昌傳希夷學作周易證墜簡亦如此說但以文言彖象為周公作則非也今之繫辭乃孔門七十二子傳易於夫子之言為大傳之文則繫辭者其古傳易之大傳歟

說卦

說卦者陳說八卦之由及變化所為之象也故曰說卦案隋經籍志秦焚書易以卜筮得存惟失說卦一篇後河內女子得之今韓康伯說卦乃上一篇別為序卦雜卦然杜預之註左傳乃以震為東革明之註國語又以坎為泉為順為爽之隼解乾

有為圓為衣之象坤有為方為裳之象

荀爽九家集解又以乾之後有

四坤之後有八震之後有二巽之後有二離之後有一艮之後有三兌之後有二震為龍與乾同又干寶虞翻作驪音龍

今之說卦

皆無其文則知簡編遺者多矣可勝歎哉今之言象者例取必於說卦至說卦之所無則求之變飛伏世應升降反對互體約束之象附會牽合靡所不至不知爻之所言有說卦之所無者泥沙之類是也至於爻之所不言說卦之所不列聖人有取其象而制器者凡十三卦之制作是也大抵卦無非象象無非卦使一卦專一象則皆如井鼎可也六十四象果可以盡天下之變乎故說卦以乾為馬而卦稱龍以坤為牛而卦稱馬或者求其說而

不可得不知易有小成之象有大成之象說卦以乾爲馬以坤爲牛小成之象也因以重之稚者壯弱者強乾安得而不稱龍坤安得而不稱馬乎此大成之象也知此則可以論說卦之旨矣

序卦

序卦之文蓋不協矣有義之苟合者有義之不苟合者是豈聖人言邪自韓康伯已明其非易之蘊而未明其所以非也不可強爲之說

无咎悔亡

易畫而後有卦重而後有爻動而後有變變者得失之機吉凶之先見者也是以君子貴乎善用六

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何謂用處治處亂宜進宜退處晦處明宜剛宜柔處上處下宜爲宜否夫是之謂用自易之始作而觀之有吉有凶有悔有吝有可爲而不可爲自易之既作而觀之則六十四卦未有一卦不可爲也三百八十四爻未有一爻之不吉也易之爻辭有所謂无咎者夕惕若厲无咎之類是也所以有咎爲不惕也夕惕則无咎矣所謂悔者亢龍有悔之類是也所以有悔爲其亢也不亢則无悔无悔則吉也有所謂吝者即鹿无虞往吝之類是也所以有吝爲其往也不往則无吝矣有所謂凶者師出以律否臧凶

之類是也所以有凶爲其不律也以律則无凶无凶則吉矣是謂事雖非吉能從聖人之訓則反爲吉矣故曰六十四卦未嘗一卦不可爲也三百八十四爻未有一爻用之不吉也是故君子於易貴乎善用將欲養身則頤不可不知將欲正家則家人不可不知將欲用兵則師不可不知將欲決獄則噬嗑不可不知每事常取法於易則無往不吉焉有凶咎悔吝也哉

占筮

蘇子曰挾策布卦以分陰陽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非聖人之道也吁周禮有筮人太卜掌三易之

易舉正

唐蘇州司馬郭京曰有周易舉正三卷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註定傳授真本比校今世流行本顛倒錯謬者凡一百有三節今舉其要云坤初六象曰履霜陰始凝也無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无虞何以從禽也增一何字師六五曰田有禽利執之无咎今本之作言字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賁亨不利有攸往今本添一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今本無剛柔交錯一句坎習坎今本習坎上脫一坎字姤九四包氏魚今本作无魚蹇九三往蹇來正今本正作反字

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下多幽
字鼎象曰聖人烹以享上帝以養聖賢今本多而
大烹三字震彖曰不喪匕鬯可以守宗廟社稷以
爲祭主也今本脫匕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以
德善風俗今本無風字豐九四象曰遇其主主
志行也今本脫志字中孚彖曰豚魚吉信及人也
本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曰柔得中是
小事也今本脫可字而事下誤增七
密雲不雨已止也今本止作上字
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
懼註懼近也今本誤以近字爲正文而註中

懼字雜卦曰蒙稚而著今本稚作一字福州道藏
中有此本後見一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世罕
見其書也

易之遺書

差若豪一繆以千里經解以爲易
也同復於父敬如君所左氏以爲易而易則無之
正其本萬事理杜欽以爲易
變復貫知言之選武帝以爲易而易則無之案顏
師古註司馬遷傳差若豪釐之言引裴駟曰今易
經及彖象繫辭並無此語所謂易緯者有之然則
諸儒所言無乃亦猶是也漢儒明經即易緯以爲

經豈不謬哉嘗觀左氏所載占筮之辭此類甚多竊意其謂易者曰特十筮之流決其所占者否則連山歸藏與今不同故槩以為經漢焦延壽作易林如乾之九三則曰噬嗑多阪胡言連蹇亦猶是也

六經與論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六經與論卷第二

鄭 樵 漁 仲

書經

書脫於秦火又有大不幸之幸

六經脫於秦火可謂不幸之幸如書又有大不幸之幸六經脫於秦火而六經存可謂幸矣惟書脫於秦火復遭巫蠱之難沈沒六百七十餘載至於隋之開皇然後五十八篇之書始備又可謂大不幸之幸今六經如詩如易如禮樂如春秋皆遭於秦火及漢興其書漸出未數世而書大備傳授浸廣獨書一經惟口授二十八篇又有偽書得錯雜

其間更漢歷晉宋齊梁陳至隋唐今之書始得傳於世且如詩漢興始萌芽至毛萇詩便足蓋武帝時人禮本出於后蒼至二戴出禮便定二戴蓋宣帝時人樂獻於竇公至河間獻王與諸子作樂記樂便定獻王亦武帝時人易不經於秦火雖有施孟梁丘京氏之易而民間所知已有費直之易春秋惟公穀獨盛左氏傳惟劉歆獨好之至移書切責太常乞立樂官此二書又定於成哀平之世五經皆出於先漢書五十八篇不得其傳漢之射策與學官子弟之所講肄獨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偽泰誓一篇後漢杜林賈逵馬融鄭玄皆爲偽書訓

釋而孔氏五十八篇至東晉始出至齊始立學官至隋而後二典之篇第遂定至唐始改古文從今文而今五十八篇之書始得傳於世吁書旣脫於秦火可謂幸矣又有大不幸之幸於此見之

今文尚書序

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而取其善者著爲百篇及秦焚書其九世孫孔惠與濟南伏生名勝濟南人爲秦博士各藏其本於家秦楚之亂伏生遂失所藏但以口授文帝詔晁錯往受之時伏生年已九十餘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晁錯齊人言語多與潁川異所以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

屬讀而已得二十八篇寫以漢世文字號為今文
尚書案伏生二十八篇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
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
是為三十二篇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初無泰誓三
篇或云宣帝時河內女子有掘老子壁古文泰誓
三篇孔穎達曰張霸之徒偽造泰誓以藏壁中合
伏生二十八篇為二十九篇其年月不與序符又
與左氏傳國語孟子荀卿所引不同漢世相傳二
十九篇而已伏生之學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章句
相傳至數萬言迄晉永嘉中其學遂絕而孔傳始
出尚與鄭學並行至 而鄭氏微唐貞觀詔孔穎

達承詔作正義宗孔傳而孔傳獨行

伏生口授二十八篇

堯典

舜典

合為一

皋陶謨

益稷

合為一

大禹謨

二篇為一序

虞書四篇

禹貢

甘誓

夏書二

湯誓

盤庚

三篇合為一

一序見古文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商書七篇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篇同序見

古文胡五峰吳才老晦菴並云武王書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合康王之誥

合為一篇同序見古文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已上所傳之書難曉

古文尚書序

案司馬遷

史記

劉歆

校書

班固

漢制

馬融

訓詩

賈逵

為訓

通志堂

鄭康成作註王肅註趙岐註孟杜預註左韋昭註國語

諸儒皆未嘗見孔傳古文之書所傳訓釋皆伏生二十八篇及偽泰誓一篇而已孔傳至東晉始列學官所以諸儒皆未嘗見古文左傳國語孟子荀子禮記所引謂之古文泰誓今無其辭古文尚書出於屋壁乃孔子九世孫孔惠藏其書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書皆科斗文字百篇皆在而半已磨滅虞書亡十一篇商書亡二十二篇周書亡九篇皆科斗書其書時廢已久無能識者孔惠之孫定其可攷者二十五篇按以伏生之書二十八篇則出舜典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增多為三十二篇

得五十八篇十三卷三萬五千七百字以隸古寫之竹簡其文以隸存古并序一篇為五十九篇孔安國以序一篇冠篇首故曰五十八篇上於武帝藏於

秘府又承詔作傳既畢時征和二年會巫蠱事起不得以聞漢儒相傳號為古文尚書後世傳書惟伏生二十八篇凡學官子弟之所講肄皆伏生之本也安國雖釋古文而未嘗獻故不立學官漢儒所傳孔說者傳其與伏生同者三十二篇以應射策而已其古文二十五篇有司未嘗問則學者不習不習則亡矣漢儒聞孔氏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造偽書二十四篇為古文尚書兩漢諸儒所傳皆張霸偽本未見真古文尚書東萊云張

霸聞孔氏有古文世不傳乃折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篇又探左氏傳爲作序之尾凡百二十篇皆短簡文意淺陋泰誓一篇其年月不與序相符王肅曰今文與古文相類又曰泰誓後得非真本經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若淺露又曰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其不在泰誓者尚多據二子亦疑泰誓非真然未有以證之案鄭氏書緯曰孔子求書得黃帝元氏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二千四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其可法者百二十爲簡書十八篇爲中候此讖緯之言張霸乃擬百兩篇蓋取諸此乃擬汨作九共等篇而鄭玄賈逵都不

能別今據孔安國傳云成帝求能古文者張霸以能爲百兩篇召至中書校之非是乃黜其書平當勸上存之後復黜其書是張霸僞本已不傳於世矣東漢儒林傳杜林傳古文同郡賈逵爲之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豈非張霸僞本既黜而復顯邪

以司馬遷之搜求遺書尚不及見其全而史記一篇案之古文往往不合以劉歆博洽移書切責太常欲以古文立之學官猶不辨張霸之僞本是以先其算命又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見於班史之志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周公曰

復哉復哉見於董生之策偽泰八百諸侯不召自

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見於馬融之序馬融作今書序

皆無其辭虞書之夔夔齊慄夏書之地平天成商

書之朕載自亳周書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黍稷

非馨書文具存而韋昭之註國語未有事實趙岐

之註孟子杜預之註左傳乃指為逸篇趙岐註孟子以為逸書者十有二杜預之註於左傳以為逸書者二十有一韋昭之註國語者二十有四以至賈逵馬融鄭玄王肅

輩為偽書作訓詁傳釋凡二十八篇見於經典者

諸儒皆謂逸書未見其真古文也古文自後漢已

絕至晉中興江左鄭訓然後取以教授豫章內史

梅賾始得孔傳奏之又缺舜典一篇乃取王肅所

註伏生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見古文雜以今文分為舜典以足之案孔叢

子載孔臧與孔安國從弟書曰說者以為堯舜同

道弟素常以為雜堯舜典今果如所論梁武帝亦

知之矣然未有以質之據孟子言三載四海遏密

八音謂之堯典乃今舜典之文則今之所謂舜典

者皆昔之堯典而已說者謂梅賾古文謂之汲冢

案汲冢乃魏襄王冢魏即梁也襄王與孟子同時

謂之古文尚書可也謂之得孔傳孔傳作於漢武

之世不知何以得之若以汲冢只有古文則百篇

皆全不應夫只有五十八篇案隋經籍志云晉太

康元年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所謂竹簡書皆科

斗其書散亂帝命荀勗和嶠撰五十部八十七卷多雜碎怪安不可訓知如周易上下經記多瑣語師春一卷魯晉春秋皆有之無有所謂古文孔傳者必後世駕言汲冢以取信於後世所謂掘之地中得之老子壁皆未可信今於梅賾下不曰得之汲冢俟有見於方來一作梅賾奏孔傳始立學官亦未可信至齊明帝建武中吳人姚方興於大桁市得其書以奏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學官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及江寧板蕩文入中原學者異之隋開皇二年求遺書學士劉光伯遂取此篇列之本策今愈謂堯典出於姚氏至唐貞觀中孔穎達承

詔撰五經正義於書取孔傳而馬鄭王賈諸文字盡廢至明皇不喜隸古文天寶三載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凡尚書古體舊字勒依今文其舊本藏之秘府烏乎古文遭秦而失其半其半存者又隱而不見自漢武征和二年巫蠱事起至隋開皇二年凡六百七十餘年然後五十八篇得傳於學者而大備古文既出自開皇二年至唐天寶三載又百六十餘載始改古隸而從今文今之所傳五十八篇乃明皇天寶三載所定之本也今學者得見古文之全究其本末豈不幸歟

孔壁續出二十五篇

十九篇分爲二十五篇

大禹謨

虞

五子之歌

嗣征

夏二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三篇

咸有一德

說命三篇

商十

泰誓三篇

合為一有偽書

武成

有偽書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罔命

避諱作景

已上皆孔壁之書其文易曉書之得

其傳者皆孔氏之力

定其書者孔子也

藏其

書者孔惠也

為書之傳者孔安國也

為書疏

者孔穎達也

今文古文尚書辨

有伏生所傳之書二十八篇有孔壁續出之書五

上八篇皆聖人已定之書有坦然而易曉者有艱

深聳牙而難曉者如湯誓如湯誥皆成湯時號令

如說命高宗彤日均商時語蔡仲

孔康誥

伏周公

誥命然後難易顯晦判然不同者蓋有伏生之書

其文難曉有孔壁之書其文易曉如大禹謨嗣征

五子之歌仲虺之誥湯誥伊尹太甲三咸有一德

說命泰誓三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

君陳畢命君牙罔命二十五篇皆孔壁續出之文

易曉餘乃伏生之書多艱深聳牙不可通伏生之

書所以艱深不可通者伏生齊人也齊人之語多

艱深難曉如公羊齊人也故春秋語亦艱深如昉

於此乎登來之者何休注云齊人語以是知齊語

多艱深難曉者或者又云盤誥贅牙自是書之本體典謨訓貢範湯誓牧誓等書同出於伏生而明白坦亮如彼豈齊音使然詳二說皆是然未有的論後見朱文公語錄云典謨之書必是經史官潤色來尚書誥命皆分曉亦是當時制誥是朝廷做的文字如盤庚酒誥等篇皆是當時與民說話正如今之榜文曉諭方言俚語隨時各自不同後來追錄而成此言實爲的論

禹貢地理辨

驗星躔考分野足以知地理乎曰州郡大小沿革不同不足以知地理也探河源窮禹穴足以知地

理乎曰疆場廣邇足迹難窮不足以知地理也曰窮山經求海志足以知地理乎曰傳聞之事常多失實不足以知地理也然則地理終不得而知也曰歷代輿圖所述先儒多論及之皆不足以爲據所可據者禹貢一書耳然禹貢之書實作於虞夏之際而欲盡後世之地理亦難乎參稽矣何者大賢如孟子嘗言地理之誤矣惟禹貢足以明之博洽如史遷嘗言地理之誤矣惟禹貢足以辨之揚雄班固皆相忘於誤者也亦惟證之以禹貢而已況漢而下諸儒之議論乎何以知之孟子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是江有通淮之道矣及考之

禹貢則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是江未嘗有達淮之理蓋吳王夫差掘溝以通於晉而江始有達淮之道孟子蓋指夫差所掘之溝以爲禹跡也明矣史遷之作河渠書曰廝爲二渠復禹舊跡是以二渠出於禹者也及考之禹跡河自龍門至于大陸皆爲一流至秦河決魏都始有二流子長之論其誤指秦時所決之渠以爲禹跡也明矣揚雄生於蜀而作蜀記上記蠶叢魚鳧以爲秦之前未通中國故李白謂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而不知禹貢梁州之域如岷嶓沱皆蜀地之山川則雄之言前此未通中國

如岷嶓沱皆蜀地之山川則雄之言前此未通中國

非也

禹貢已開蜀道及秦人用金牛復開

班固述河源之經疏遠窮葱嶺

蒲類海以爲潛行地中而出爲中國河而不知禹貢止曰導河至積石唐人劉元鼎使吐蕃乃得其源在國中深境而固之言亦非也吁禹貢一書不過數千言爾古今言地理之牴牾莫不於此取質焉則後之言地理者其可捨之而不爲依據乎禹貢一書所以不可及者何邪得道之言與材智之言異禹貢之言其深於道乎書出於道非後世地理家比也故州不係於方域而係之山川至後世則有四至八到之說矣山川小者係其州大者條而出之至後世爲一山跨數州一水而見數郡矣

冀州不言四方所距至後世則京兆扶風與郡縣同體矣禹跡所及東至萊牧西至和夷以至皮弁之服無不爲之績敘而已至後世則羈縻州郡皆入中國圖籍矣四者之意既已周知而復於終篇不過百言遂能盡九州之田賦土地之所宜道路山川之遠近非深於道能之乎

禹貢職方九州同異辨

爾雅呂氏春秋附舜十二州見於禹貢職方

冀州

禹貢冀州不言分域先儒以兗豫雍推之雍之河在冀之西豫之河在冀之南兗之河在冀之東豫曰南河雍曰西河則兗當曰東河矣冀之不言分

域者以八州之既辨分域可知謂其在東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東故周職方曰河內曰冀州爾雅呂氏春秋皆云河間曰冀州言其在西河東河之間爾

兗州

禹貢兗州之域東南至濟西北至河故曰濟河惟兗州爾雅春秋呂氏春秋皆云濟河之間曰兗州言間則特泥起東西之間耳周職方曰河東曰兗州者蓋周無徐州若徐州之岳周以爲兗州之鎮徐州之大野周以爲兗州之數則周之兗州出於濟之東南矣故獨於河言之其文不得不異也

青州

禹貢青州之域東北至海南與徐以岱爲界西與
兗以濟爲界故曰海岱惟青州不言濟者以兗州
見之也爾雅曰濟東曰徐州者爾雅不言青州先
儒以爲商制商無青州并青於徐故也周禮云正
東曰青州者周無徐州則青州之南境當至於淮

徐州

禹貢徐州之域東至於海北境之接於青州則以
岱南境之接於揚州則以淮故曰海岱及淮惟徐
州徐州之西以濟爲界故爾雅云濟東曰徐州而
經之不言濟者爾雅無青州青兼於徐故也青兼

於徐則凡濟之東皆徐州也禹貢兼有青徐則岱
山之陽濟東爲徐岱山以北濟東爲青則言濟不
足以辨故略之也呂氏春秋曰泗上曰徐州者泗
水出陪尾山至下邳入於淮地理志謂其源有四因
以爲名焉泗之源委皆在徐州非若淮之與揚共
濟之與兗共也故不韋亦得以爲說焉

揚州

禹貢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海於方爲東南故
曰淮海惟揚州禹制其域矣周職方曰東南曰揚
州周辨其方矣其實一也爾雅曰江南曰揚州則
揚州之域北不至淮與禹貢異矣殆商因於夏而

致損益者於此與

荊州

禹貢荊州之域北至南荆

南郡臨淮之東北

南及衡山之陽

於方爲南故經曰荆及衡陽惟荊州職方云正南曰荊州呂氏春秋曰南方曰荊爾雅漢南曰荊州則荊州之域出於荆山之北矣

豫州

禹貢豫州之域在南河之南南荆之北故曰荆河惟豫州而爾雅曰河南曰豫州誌豫州之北境而已呂氏春秋曰河漢之間曰豫州則豫之東南止乎漢東而不及荆山矣

梁州

禹貢梁州之域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故曰華陽黑水惟梁州爾雅職方皆無梁州并梁於雍故也

雍州

禹貢雍州之域西至黑水東至於西河於中國爲西方故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周職方曰正西曰雍州呂氏春秋曰西方曰雍州辭雖少異其實一也周都豐鎬王畿不隸九州故雍州道適當正西若都河南都亳則雍州於方爲西北不得爲正西秦都咸陽亦西周故畿也故周官曰正西呂覽以西方爲雍州亦因其都之所在也

有堯之九州舜之十有二州何以起之曰冀北

割并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

有禹貢之九州有職方之九州何以起之曰徐

梁入於青雍冀野析於幽并 此其要訣也

岱山

東嶽曰岱 狀今兗州

華山

西嶽曰太華 陽華陰職方豫

衡山

南嶽曰 衡陽

恒山

嶽職方并 今真定府北

外方

中嶽今西京曰嵩高出鄭 毛詩上應井柳星張之精

太行

懷安 等州

太嶽

坡曰太嶽曰嶽陽今潞州 西太原南東近上黨之北

朱圉

今秦州

熊耳

今西京

桐栢

今唐州

陪尾

信陽軍 羅山縣

西傾

今洮州

鳥鼠同穴

今通遠軍 秦渭之間

終南

古文太乙毛萇云周名 山終南也今京兆府

惇物

古云華山 今京兆府

三危

今沙州

積石

今鄯州龍 門縣南

龍門

今河中府

崐崙

在吐蕃之西或云在 金城臨羌縣南非也

雷首

今陝州

砥柱

今陝州 陝縣

析城

今澤州

王屋

今孟州

嶠冢

今隴之三 泉等州

碣石

今棣平間

敷淺源

今江州漢豫章歷 陵縣亦有博陽山

內方

今安復 二州

大別

今壽州 霍丘縣

大伾

今孟州

陶丘

今曹州

壺口

今潞州

蔡

今蔡州

岷山 今茂州

梁 今同州

蒙 一東一西
沂淮二州

嶧陽 今兗州陽南也如
岳陽衡陽之類

職方山鎮

會稽 今越陽
之山鎮

嶽山 即禹貢
之岍

常山 即禹貢
之北岳

水

雷夏 今濮州澤

彭蠡 今南康
曰涯

岍 今隴之吳岳是也即職方
岳山秦都咸陽以為西岳

岐 今鳳翔

荆 一南一北
襄同二州

羽畎 如岱畎類

沂山 今沂州沂水所
出青之山鎮

醫無閭 在遼東漢
曰無慮

霍山 冀之山鎮坡曰太岳是也即太岳山非
漢南岳之霍山在廬江潛縣禹貢太岳

大野 今濟之鉅
野職方同

滎陽 今鄭之
滎陂

荷澤 今曹州

孟豬 今南京職
方曰望諸

豬野 今涼州

三江 今江州

九河 滄瀛
之間

弱水 今甘州

流沙 今沙州

渤海 今濱州

南海 西南
之海

泗濱 今泗州

渭汭 今渭州

震澤 今蘇州即太湖是也周
曰具區自太湖入于海

雲夢 今安州職方曰雲夢
唐太宗改為雲土夢

大陸 近九河

九江 今江州
別有辨

黑水 出陰液
入海南

合黎 今江州

逆河 今滄瀛

滄浪 在鼎州漢陽間乃漢水也漢
出荆山東南流為滄浪之水

衡漳 冀州二
水名

海濱

南河西河 即河之南
河之西

三

今復州
景陵縣

衛

今真定

恒

今真山

漾

今武都
之三泉

澠

漢耀二水會
同雷澤之間

沮

一東一西
今濮耀

濟

今絳州

潔

今博州

澠

今沂州

淄

今淄州

汶

今密州

淮

今唐州

沂

今沂州

沭

今出河東垣
曲縣王屋山

漢

今漢州

涇

今涇州

沱

江陵蜀漢
中自江出

潛

自漢出

伊

今西京

洛

今西京
出商州

灋

今西京

沔

今漢
陽軍

漆

今耀州

澇

今澇
音里

澤

今冀州

豐

今長安
縣音風

職方數澤

具區

即禹貢
震澤

圃田

今東京
中牟

望豬

即禹貢
孟豬

雲夢

即禹貢
雲夢澤

弦蒲

今龍州
或作汧

楊紆

坡曰
未聞

獫狁

在長廣太平
御覽曰棠州

大野

見禹貢

昭餘祁

今太
原府

川

三江

注見前

江漢

荆

榮雒

豫

淮泗

青

河沛 充幽

漳 即禹貢
衡漳

嘔夷 今蔚州
出乎寄

浸

五湖 揚

波濊 音播詐

渭洛 渭乃渭水
洛出懷德

菑時 菑出萊蕪
時出般陽

汾潞 汾今汾晉潞州汾水
出分陽潞出歸德

地名及四夷附

孟津 今絳州垣
曲縣南

太原 今平定軍非
今太原府

覃懷 今懷州

東陵 今江州

東原島夷 冀

嵎夷 青

萊夷 徐

和夷 梁

三苗 雍

西戎 雍

織皮

崐崙

析支 漢曰
陽支

渠搜 夏州

禹貢洪範相為用 禹順五行治水

洪範之數有九而初一日五行五行之序一日水
且鯀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知其汨陳五行而不
畀洪範九疇禹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遽錫之洪
範九疇彝倫攸叙而不曰五行之何如蓋九疇之

綱領在於五行五行之綱領在於水請以禹貢明之五行之序一曰水禹之治水自冀州始冀爲帝都其在北方屬水故冀在先冀州之水既治水生木木屬東方故次兗次青次徐皆東方也兗青徐之水既治水生火火屬南方故次揚次荆皆南方也揚荆之水既治火生土土屬中央故次豫豫居天下之中也豫州之水既治土生金金屬西方故終之以梁雍焉今以天下之勢觀之豫立天下之中與徐兗接境自兗徐既治之後何不先次豫而必先次揚次荆何也蓋禹順五行相生之序如此觀禹治水之先後五行已得其序則九疇可知故天

錫之者以此鯀之治水不依五行次第故箕子於鯀湮洪水之下先占一句汨陳五行五行汨陳則九疇可知天之不畀以此可見禹貢洪範之書相爲用者或曰九疇之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非水木火土金也曰九疇乃天地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此乃五行相生之數生成之數其體也相生之數其用也體用兼備此禹所以善用五行也正如大易言天地之數五十五至於用則爲五十虛一爲大衍以揲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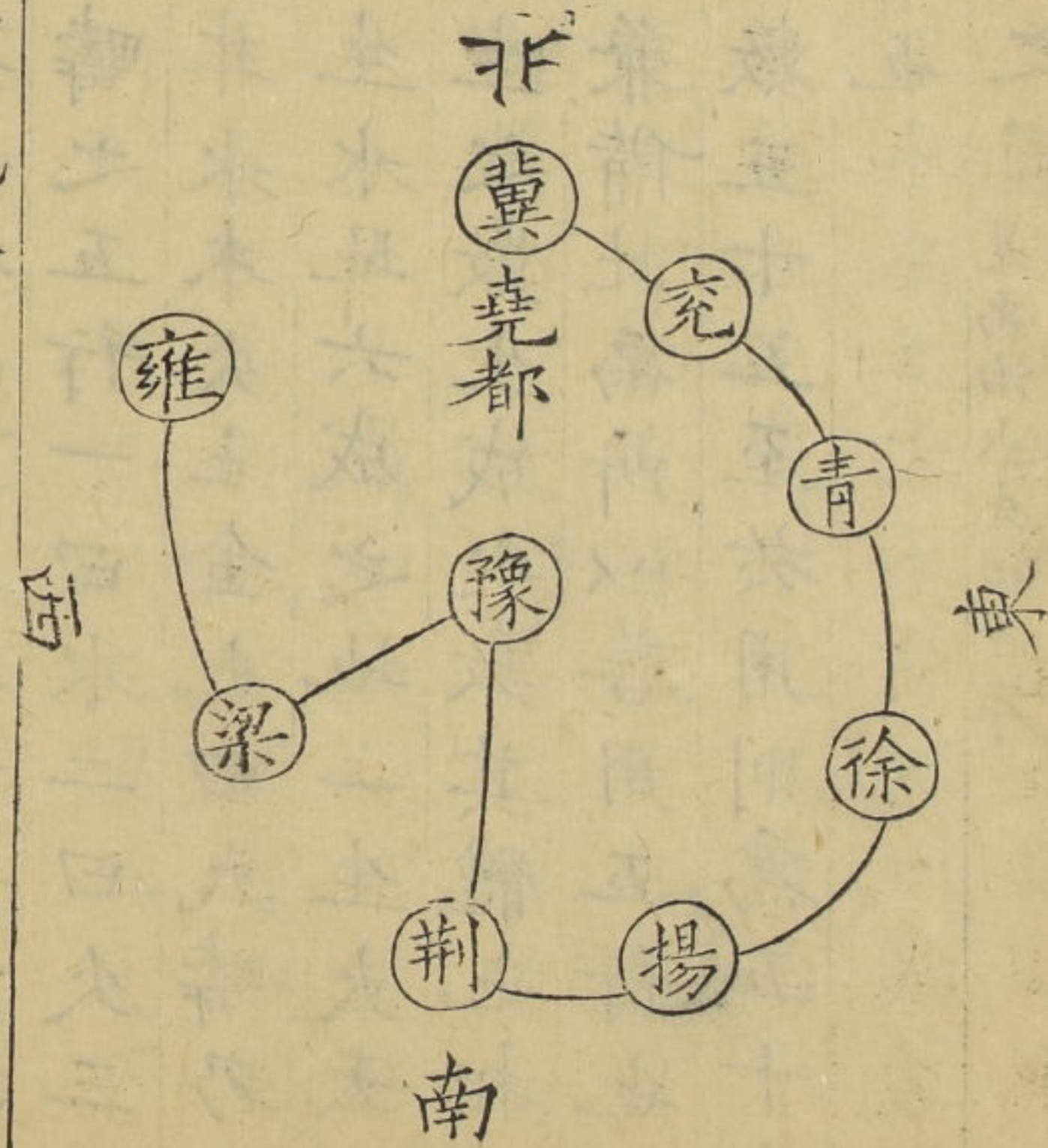
禹貢九州之圖

見禹治水先後之序

九州圖

洪範與禹貢堯典相類

洪範之序九疇正如堯典之記四時禹貢之記九州洪範居中不言所施之目以八疇環八方而圖



之則皇極隱然而居中矣堯典於三方皆曰暘曰昧曰幽都而南方獨不言者取聖人南面向明之意不可與三方同也禹貢八州所言皆距而冀州為帝都獨不言者以京師不可與州郡同體環八方所距而知冀州之域居中矣堯典禹貢洪範之書同出於虞夏之世書之體意亦相類後世則不然月令之記四時職方氏之記九州混為一體都無區別豈惟月令之記四時不如堯典至記日夜分亦不及堯典堯典以日中宵中四字記之自有春秋之別月令則兩言日夜分而不知孰為春孰為秋豈惟職方氏之記不如禹貢至記里數亦不

如禹貢禹貢以一面記之職方以四面記之則知古人之志不可及古人之文亦非後世所可及

洪範之數出於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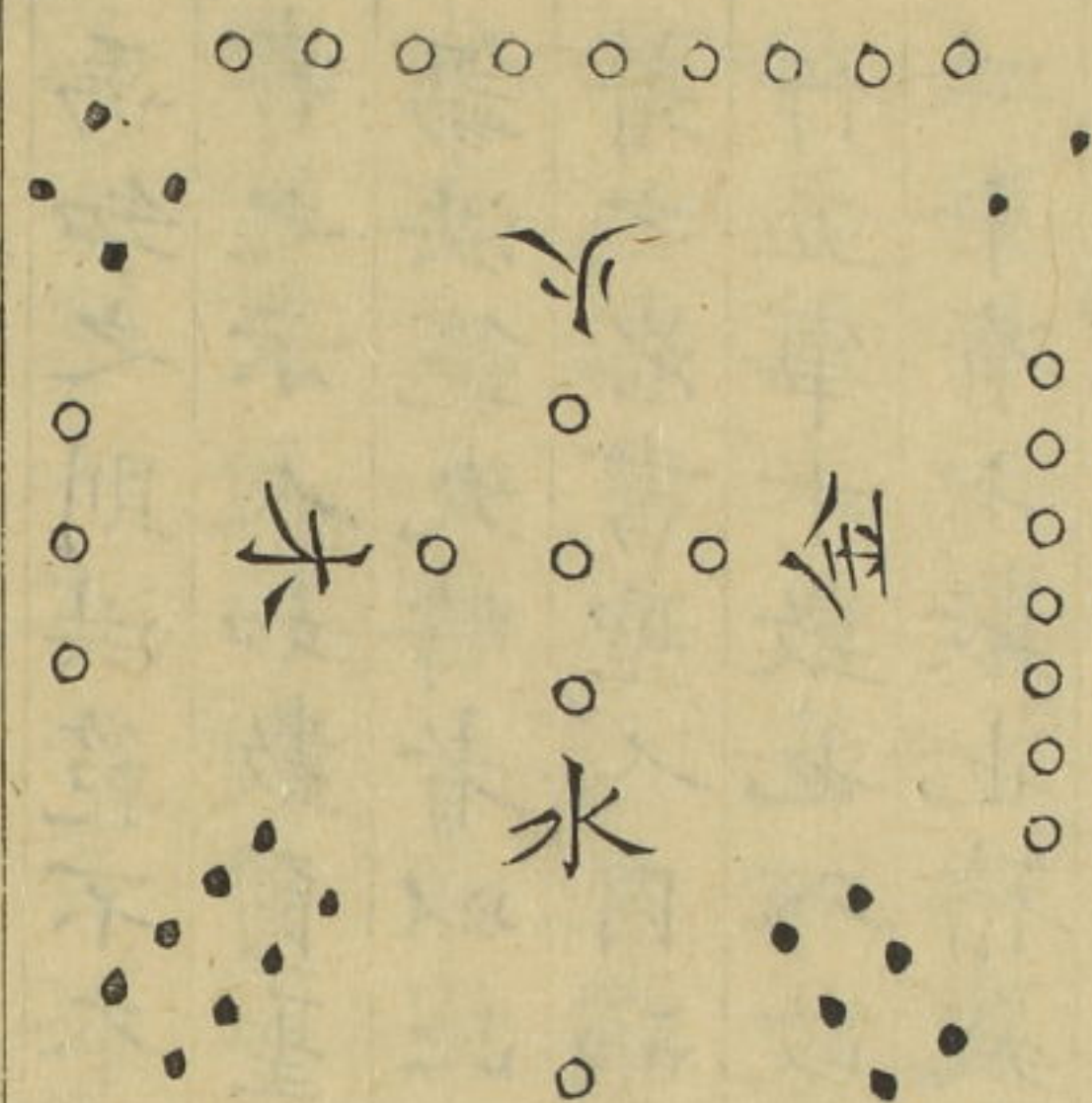
或曰先儒相傳以洪範出於洛書洛書之爲物果如後世所謂一六畫北二七畫南者乎則其數有位而無文禹安知一爲五行二爲五事也果如先儒所傳自五行至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者乎則其書有記而無目禹安知五事爲聽視言貌思八政爲食貨祀司徒司空司寇賓師也若以終篇出於洛書則上天之言不應如是繁悉也今九疇之中所謂卜筮者伏羲已兆之所謂曆數者黃帝已推

之所謂司徒司空者堯舜已官之無待洛書而後禹知之則洪範不本於洛書者審矣予謂不然洛書之示人如數爾聖人用其數分爲九類故曰天錫洪範九疇者以此何謂數天地之數五十五數著之洛書聖人因而敘之爲九疇亦五十五數五行五事十數也八政五紀二十三數也皇極三德二十有七數也稽疑卜用五占用二三十有四數也庶徵休驗五咎驗五四十有四數也五福六極五十有五數也聖人知其數而不知其紀目惟禹能知之此所以因洛書而敘九疇不可謂無是事也若以爲無則併與河圖而畫八卦皆謂之無可乎

洛書之圖

書象方方者地之土也

洛書之文



天地之數五十五河圖不用十數者九與一三與七二與八四與六皆十數縱橫之間無非十數所以虛十數而不用以四隅四正之十合乎中央之土所以縱橫皆十五數四正皆奇四隅皆耦者所謂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必一奇一耦而造化生也

九疇數五十五

九疇
七稽疑
六三

九五福
五皇極
一五行

四
三
二

五十立數

其說雖似

牽強然亦

可用

書序

書序出於史官之所題正如詩之上序出於當時

太史所題詩書之序同出一處不與本篇相聯故
逸書之名可得而見者若各冠其篇首則亡矣書
序之體不一百篇之不可作者三禹貢以發首言
禹未言貢故不言作禹貢微子作誥故不言作微
子之誥仲虺之誥故不言作仲虺之誥百篇無序
者四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
作無逸無可序述故云作而不序其所由三篇合
爲一序者六若太甲盤庚說命泰誓大禹謨皋陶
謨益稷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三篇皆一序皆不可
不知也若揚雄曰昔之書序以百篇而酒誥之篇
俄空焉今亡矣由是觀之酒誥之序不空也揚雄

之言失之矣學者不可不知也

書疑

六經之書有亡失於夫子之先有亡失於秦火之
後者夏五郭公甲戌巳丑此春秋之闕文也南陔
以下詩亡其六此詩之闕文也此其亡失於夫子
之前也周禮六典失於冬官尚書百篇止存其半
此其亡失於秦火之後也禮之失於冬官漢儒已
足之考工記未甚害也書不惟失其二十四篇而
五十八篇之中多有訛舛遺逸不能無疑者詳而
考之有脫簡者有脫文者有錯文者有傳寫而誤
者有口傳之訛者有經序異文者有篇第誤稱者

有偽書之誤真者有逸書之間見者又有出於後人之輕改者諸如此類不可殫舉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夏侯經文酒誥伏脫簡一召誥脫簡二伏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有二十五字簡下二字脫亦二十二字此脫簡也夔曰於予擊石之辭在益稷之末而重見於舜典命官之際康誥三篇有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之言實武王之書而云周公作誥以封康叔胡五峰吳才老晦菴並云又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林少穎云此斷簡也舜典伏一篇古文猶闕此闕文也武成一篇先後失次此錯文也漢王嘉曰亡教逸欲有國今文轉寫教作教恤刑惟恤堯典今文

曰口傳以恤為誼司馬貞曰恤誼相近伏生口傳之訛今作誼也此傳寫口傳之訛也秦誓序述武王伐殷在於十有一年正經則曰十有三年孟子以四海過密八音為堯典之文今其書出於舜典左傳以大禹謨皋陶謨益稷皆謂之夏書今其書為虞書若以堯典為虞氏所修謂之虞書則舜典以下皆當為夏書不若先秦古書孟氏左氏之文可信此經序之異文篇第之誤稱者張霸偽書立之學官以之射策左氏述子魚之言有康誥又有唐誥今獨無唐誥此偽書之亂真逸書之間見者其他如高宗享國五十九年無逸蔡邕石本為百年無偏無僻明

皇以不叶韻改爲詖禹貢雲夢太宗得古文改雲
土夢此皆出後人之輕改者六經之文惟書出於
口傳孔壁其亡失者幾半而半存者又如此訛戾
何也蓋當文帝使晁錯往受之時伏生已老不能
正言乃使其女傳言教晁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
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而孔傳
之書至東晉始出不無殘闕訛謬者錯雜其間學
者當玩其辭取其意闕其疑可也孔子曰吾猶及
史之闕文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史之有
闕書之不可信在夫子孟子之時已然矣況後世
乎酒誥一篇揚雄歎其俄空禹謨等作杜預稱其

遺逸此又不當疑而疑者也蓋百篇無序者四康
誥酒誥梓材同爲一序則酒誥之序不俄空也晉
世古文之書未顯杜預所及見者張霸僞本安得
不以二十五篇之書謂之逸乎凡此又皆不必疑
者

武成辨

乃雜識武王政事之書

漢律歷志引武成篇自翼日癸巳以下有二月旣
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四月旣旁死魄越六日
庚戌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天于位越五日乙卯
乃以庶邦祀于周廟與今武成全篇不同孔穎達
謂焚書之後有人僞書云武成之際又亡其篇故

鄭康成亦云武成逸書也孟子嘗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當孟子時武成亦不可盡信況後之偽書者乎本朝王安石疑伏生昏老亂其倫次因而刪正之林少穎又謂此不必疑乃古書之體爾仲虺之誥全載仲虺之言湯誥全載湯之訓伊訓全載伊尹之語至如太甲盤庚之類皆出一人之言此其大凡也若堯典則雜記堯用人之言至於稱堯之德自乃命羲和以下蓋史官之辭耳舜典是史官述舜之爲政及命官等事禹貢顧命並是史官記當時之制此又自一體也武成者武王伐紂之功已成識其政事之書皆史官記武王征伐

及其歸商所行之事此與堯典舜典顧命之書體同世儒疑之者以所記之日有差故也翼日癸巳武王自周伐商不當即繼以四月哉生魄既曰生魄爲四月之十六日不當繼以既戊午反是正月二十八日既先偃武修文不宜始記禱神與受會于牧野既云祀于周廟命庶邦冢君不宜始記式間封墓散財發粟所以顛倒斷絕予謂不然武王既勝商歸豐史官雜記其事首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因此則記其始往伐商之時也繼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以下此則記其克商還周之

時也既述其往又記其歸此則記其政事之總目也即其載命冢君百官之辭告皇天后土所過山川之言至無作神羞此則述武王征伐之時有此言爾述武王之言已盡乃曰既戊午師逾孟津此史官卒言其勝商之事耳至下封墓式閭散財發粟皆謂天下已定行之雖若不相倫續蓋皆雜記其政事無害作史之體武王伐紂之書有五泰誓三牧誓一皆全載武王誓衆之辭至武成乃史官雜識其征伐及其歸周所行之政事耳此與堯典舜典顧命之書體同先儒疑其錯簡非也

君牙

伯冏

呂刑

後世不可信韓愈一碑之失

夫子定書自周成康後獨存穆王作君牙伯冏呂刑三書欲知穆王用人與其訓刑之意如是明審可知穆王之爲人不墜文武成康之風烈矣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乃曰偃王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時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得八龍鬪之西宴王母於瑤池忘歸諸侯贊於徐庭者三十六國如退之說則夫子所取三篇可以無傳夫乘八駿觴王母出於列禦寇謂西極之僊人與穆王同遊以至於瑤池此特禦寇駕言以神僊人之術大槩詭怪如此後左氏不之察因曰穆王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妄者又作穆天子傳以廣孟

浪之說此退之取以爲據也退之名爲信吾道排
異端者也而反溺於異端不已陋乎信一怪誕之
說而戾夫定書之旨致徐偃之僞名誣周王之大
惡退之一碑之失萬世不能贖也今觀穆王三篇
其命君牙爲大司徒則自謂守文武成康之遺緒
其心憂危若蹈虎尾涉春冰必賴股肱心膂而爲
之輔翼也其命伯景爲太僕正則自謂怵惕惟厲
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至有僕臣諛厥后自聖之言
非惟見任君牙伯景之得人且知其飭躬畏咎也
其命呂侯以刑也則歷告以謹刑罰恤非辜雖當
耆年而其心未嘗不在民反謂之不在天下何邪

使穆王作三書皆無實之言所任之人亦不當則
夫子不取之也今世儒於命伯景爲太僕正則曰
穆王好馬故也讀呂刑穆王享國百年耄荒則曰
王老而荒怠好遊故也故列子之說傳於左氏以
及於韓子信韓子之說必至此也據書曰王享國
百年耄言時已老矣而猶荒度作呂刑以詰四方
正知王之不忘也荒度之義與荒度土功同若果
耄且荒何暇訓夏贖刑乎

秦誓

知悔過而不能改過

有過而能知之知過而能改之聖人之徒也秦穆
公喪師而自誓吾見其能知過矣未見其能改過

也殺之敗全師而沒以辱其三帥穆公知過之在已悔而作誓誠有悔過之言矣而非誠有改過之心也殺敗之後傳三不逾年而三帥還自三帥既還之後逾二年而復舉伐晉之師又敗於彭衙文二如是可以已矣自彭衙之敗逾年而又伐晉以至濟河焚舟幸王官一捷想其憤憤之心未嘗不在於殺之一役前日自誓之言何如哉聖人序書錄其言於典誥之末所以譏穆公不能改過以示戒於來世也且春秋焚舟之舉直書曰秦人伐晉貶而稱人以稱人之意則知聖人所以定書也

讀書當觀其意

典謨訓誥誓命孔安國以為書之六體由今觀之有一篇備數篇之體如大禹謨曰禹乃會羣后誓師則是謨亦有誓也說命曰王庸作書以誥則是命亦有誥也以至益稷洪範本謨而不言謨旅獒無逸本訓而不言訓盤庚梓材本誥不言誥也嗣征不言誓君陳君牙不言命如詩之風雅頌然此可以論書之文不可論書之旨大抵五十八篇之中聖人取予之意各有所主有取於治亂興廢之所由者如典謨訓誥湯誓之類是也有世不得以為治君不足以為賢而有取其言以傳遠者如五子之歌君牙罔命之類是也有取其事者嗣征是也有取其

意者呂刑是也有特記其時者文侯之命是也有以示戒勸者費秦誓是也大抵上古之世風俗淳厚初未有奇傑可錄之事故史官所存不過君臣之閒忠言嘉謨與夫國家興亡大致而已其他世次年月官秩名氏以爲無益於治皆所不取焉使後世之君讀其書想其人有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則爲堯舜禹湯文武矣有學而知之利而行之則爲啓中宗高宗成康矣有困而知之勉強而行之則爲太甲穆王矣困而不知反以極於危亡則爲太康桀紂矣其所示勸諭告戒之言與三百篇之美刺二百四十二年之褒貶者無以異也唐李翱

曰其讀春秋也若未嘗有詩其讀詩也若未嘗有易其讀易也若未嘗有書其知六經也哉

六經與論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六經與論卷第三

鄭樵漁仲

詩經

今惟毛公傳

出於齊者曰韓固出於魯者曰申公出於燕者曰韓嬰

出於趙者曰毛公

毛公

作訓

釋也

傳注

二字見三禮

毛公之注

謂之傳故曰毛氏傳孔氏傳易大傳是也

四家之詩出於齊魯燕趙出於齊者曰韓固出於

魯者曰申公出於燕者曰韓嬰出於趙者曰毛公

土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孔穎達曰三家之詩字與

毛公異者動以百數及證之他書三家之學非徒

字異亦併與文義俱異矣以關雎為諷康王之詩

以燕燕于飛為定姜送歸婦之詩以碩人為傅母

戒哀姜之詩以采芣苢為蔡女不棄惡夫之詩諸如此類不可殫舉至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其書貫穿先秦古書惟河間獻王好古博見異書深知其精時齊魯韓三家皆列於學官獨毛氏不得立中興後謝曼卿衛宏賈逵馬融鄭眾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之今觀其書所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

最後出世人未知毛氏之密其說多從齊魯韓氏迨至魏晉有左氏國語孟子諸書證之然後學者捨三家而從毛氏故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十篇而已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音以二南作於周衰以商頌作於宋襄公之世從毛氏之說則禮記左氏無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存於世也

二南辨

二南六州漢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西南有召城二南之詩得於周南係之周南得於召南係之召南本於所得之地而係之耳蓋歌則從二南之

聲二南皆出於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

東北一區尚染時惡惟西南皆從文王之化

周召二公未嘗與其間二南之詩後

世取於樂章用之為燕樂為鄉樂為射樂為房中

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夫武始而北出

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為義蓋如是也五成

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為義蓋如是也周

世未有樂名南者維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

陸希聲劉炫釋

鼓鐘亦知雅南之南為二南微出已意曰南如周南之南

以籥不僭左氏載季札觀樂見

舞象箭南籥者

杜預釋左氏亦知南籥為文王之樂不敢正指為南箭者

詳而考之南籥

二南之籥也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箭之舞象籥

之奏南其在當時見古樂如此而文王世子又有

所謂胥鼓南

鄭注謂南夷之樂豈有教世子而用夷之樂

則南之為樂古矣二

南之詩雖大槩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時而

東周亦然與十三國風無異也若以周衰之時此

齊魯韓之學也而周之盛時無一篇可取所謂盡

周衰之文耳此三家之學不如毛氏之密也

關雎辨

為作之義皆樂之聲

齊魯韓三家之詩皆以關雎為康王政衰之詩揚

雄曰周康之時關雎作於上楊賜曰康王晏起關

雎見幾而作太史公曰周道闕詩人本之衽席而

關雎作范曄有曰康后晚朝關雎作諷薛氏章句

謂關雎詠淑女以刺時詳諸上文皆謂作於周衰

之文而不知麟趾乃關雎之應也序亦言衰世之公子季札觀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太史公曰仁義凌遲鹿鳴刺焉如此則麟趾小雅鹿鳴諸詩皆非治世音無疑矣曰非也蓋詩者樂也古人以聲詩奏之樂後世有不能法祖怠於政者則取是詩而奏之以申警諷故曰作作之爲義如始作翕如之作非謂其詩始作於衰世也孔子言詩皆取詩之聲不曾說詩之義如何如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夫子喜魯大師之樂音節中度故曰樂矣而不及於淫哀矣而不及於傷皆從樂奏中言之非以序別其關雎之義又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皆樂之聲也非謂關雎之義如此序詩者取以爲關雎之義則非矣大

抵古人學詩最要理會詩之聲夫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爲之爲義亦作之意旣謂之作則翕純皦繹有聲有器非但歌詠而爲周南召南之爲正如三年不爲樂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之爲謂之爲謂之作者皆樂之聲也

國風辨

歌詩則各從其國之聲

詩者聲詩也出於情性古者三百篇之詩皆可歌歌則各從其國之聲周召王豳之詩同出於周而分爲四國之聲邶鄘衛之詩同出於衛而分爲三國之聲蓋採詩之時得之周南者係之周南得之召南者係之召南得之王城與豳者係之王城與

幽得之邶鄘衛者係之邶鄘衛蓋歌則合從其國之聲何彼襮矣之詩何以不列於王風蓋為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故列之召南黍離之詩何以不列之於二南蓋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之地閱其壤而思其舊其詩雖作於西周其人則東周也故列之王風平王何以不曰雅以其地則東周也幽厲何以不曰風以其地則成周也如此則木瓜雖美齊而在衛猗嗟雖刺魯而在齊泉水載馳等詩皆衛詩而在邶鄘召穆之民勞衛武之賓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皆以聲別也夫風之詩出於土風而雅之詩則出於朝廷大夫

爾文王之詩見於風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詩見於風者幽風是也平王之詩見於風者王風是也雅頌之音與天下同列國之音隨風土而異若謂降黍離而為國風則幽詩亦可降邪大抵詩有三百篇皆以聲別古人採詩之時隨其國而係之聖人無容心於其間也至於稱其國之名號亦然如三監之地自康叔得國已統於衛今其詩之在頃襄文武者亦分而為三不專曰衛唐叔封唐在燮父時已為晉矣至春秋時實有其詩今其目乃為唐七月以後多為周公作刺朝廷之不知今其詩乃皆為幽幽大夫為之在盤庚時商已為殷故頌其殷武今

其頌乃皆爲商得於其地係於其國云耳聖人何容心哉嘗觀夫子之論詩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謂雅頌各得其所可也而謂樂正者何哉蓋樂者鄉樂也鄉樂即風詩也十五國風之中惟邶鄘衛其國相近其聲相似不比周召王豳猶有隔絕也夫子平時見魯太師所傳三國之聲時有異同及其環轍之時見衛人所歌之聲從而正之故鄉樂曰正而雅頌但曰得所其意如此所以詩有十五此國風之別也

風有正變辨

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於詩

序若以美者爲正刺者爲變則邶鄘衛之詩謂之變風可也緇衣之美武公駟鐵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乎必不得已從先儒正變之說則當如穀梁之書所謂變之正也穀梁之春秋書築王姬之館于外書春秋盟于首戴皆曰變之正也蓋言事雖變常而終合乎正也河廣之詩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其欲往之心如其銳也然有舍之而不往者大車之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其男女之情如是其至也然有畏之而不敢者氓之詩曰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其淫泆之行如是其醜也然有反之而自悔者此所謂變之正也序謂變風出

乎情性止乎禮義此言得之然詩之必存變風何也見夫王澤雖衰人猶能以禮義自防也見中人之性能以禮義自閑雖有時而不善終蹈乎善也見其用心之謬行已之乖倘返而為善則聖人亦錄之而不棄也先儒所謂風之正變如是而已雅之正變如是而已

雅非有正變辨

有大小無正變

二雅之作皆紀朝廷之事無有區別而所謂大小者序者曰政有大小故謂之大雅小雅然則小雅以蓼蕭為澤及四海以湛露為燕諸侯以六月采芑為北伐南征皆謂政之小者如此不知常武之

征伐何以大於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於鹿鳴乎或者又曰小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渾厚大醇者也此言猶未是蓋小雅大雅者特隨其音而寫之律耳律有小呂大呂則歌大雅小雅宜其有別也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小雅是雅有大小已見於夫子未刪之前無可疑者然無所謂正變者正變之言不出於夫子而出於序未可信也小雅節南山之刺大雅民勞之刺謂之變雅可也鴻鴈庭燎之美宣王也崧高烝民之美宣王亦可謂之變乎蓋詩之次第皆以後先為序文武成康其詩最在前故二雅首之厲王繼成

王之後宣王繼厲王之後幽王繼宣王之後故二雅皆順其序國風亦然則無有正變之說斷斷乎不可易也詩之風雅頌亦然詩之六義未嘗有先後之別

幽風辨

郊風詩備論風雅之體

周召邶鄘衛王鄭

洛邑

齊幽秦魏唐陳檜曹

此夫子未刪之前季札觀

樂之次第

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

此今詩自

周召至檜曹此夫子未刪之前季札觀周樂國風之次第也自周召至於邶此今詩國風之次第十五國風初無增損或謂夫子離衛降王進鄭退齊入魏與秦以一己之私揣摩聖人之意無是理也

然聖人必以幽之風置之檜曹之下者何也蓋羽亂者必思治傷今者必思古檜終於匪風思周道也曹終於下泉思治也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淫檜亂之治一變而復見幽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其變於十五國風之末者此也邶風邶雅邶頌聖人以邶詩列於風雅之間謂其不純風而可以雅駸駸乎移風而即於雅也所以係風之末居雅之前者此也或謂七月鴉鵲之詩其言則雅其體則風雖非婦人女子之言實婦人女子之體也故列之風雅頌之間聖人有深意也

齊魯韓三家之詩皆無七月篇或謂邶風七篇自鴉鵲以下六篇皆非邶事獨七月一篇豈足以當一國之事周禮有邶

雅頌豈不為有邪詩而今亡之乎故齊魯韓三家之詩皆無七月篇然則
邪詩有亡者不可得而知之也周召王邠之風同出於周而分於東西

風雅頌辨

風雅頌兼備六義

風雅頌詩之體也賦興比詩之言也六義之序一
曰風五曰雅六曰頌其後先次第聖人初無加損
也三者之體正如今人作詩有律有呂有歌行是
也風者出於土風大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
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複故謂之風雅出於朝廷
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
賤隸婦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惟
以鋪張勲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不敢瑣語褻
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唐之平淮夷頌漢之聖主

得賢臣頌效其體也然所謂風雅頌者不必自關
雎以下方謂之風不必自鹿鳴以下方謂之小雅
不必自文王以下方謂之大雅不必自清廟以下
方謂之頌程氏曰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備者
有偏得其三者風之為言有諷諭之意三百篇之
中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之類皆可謂之風雅者
正言其事三百篇之中如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觀
閔既多受侮不少之類皆可謂之雅頌者稱美之
辭如于嗟麟兮于嗟乎騶虞之類皆可謂之頌故
不必泥風雅頌之名以求其義也亦猶賦詩而備
比興之義焉

頌辨

頌者上下通用以美其君之功德

九

蔣太

陳休齊云頌者序其事美其形容以告於神明是其詩專用於郊廟蓋鬼神之事戰國以下失之矣管仲有國頌屈原有橘頌秦人刻石頌功德漢有聖主得賢臣頌唐有磨崖中興頌以鬼神之事加之生人其弊如此余謂此說不然蓋頌者美其君之功德而已何以告神明乎既以敬之為戒成王小毖為求助與夫振鷺臣工閔予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不惟天子用之諸侯而臣子祝頌其君者亦得用故僖公亦有頌後世揚雄之頌充國陸機之頌漢功臣韓愈之頌伯夷鄭頌子產之不毀

鄉校蓋有是焉禮記載美哉輪焉美哉與焉君子稱其善頌善禱亦猶是也憑詩之言而疑後世作頌之過非的論也

商魯頌辨

魯頌是僖公已歿之後序中明言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頌有四篇皆史克作明矣閔官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蓋奚斯作新廟耳非作頌也而漢班固西都賦序其誤自孟堅始王延壽等靈光殿賦云奚斯頌僖歌其路寢反謂魯頌是奚斯所作商頌明言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而太史公曰宋襄修行仁義其大夫正考父美之而作商頌此蓋出於韓詩以商頌

出於春秋之世故為是說爾史記宋世家當漢之時詩之序未出宜乎言詩者之牴牾也二頌之作當以序為正

逸詩辨 詩有笙奏金奏絲奏

貍首 禮記射禮諸侯以貍首為節其下文云曾孫侯氏曰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鄭氏以為貍首之詩駟虞貍首采繁采蘋古之樂節也日用之間不可闕今貍首亡逸詩自逸非夫子逸之也觀貍首詩可見矣

驪駒 前漢王式傳曰客歌驪駒注以為逸詩見大戴禮記客欲去歌之

祈招 昭十二年楚靈王盤於遊畋之樂子革托於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悃悃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麥秀 史記箕子過故殷墟而傷之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河水 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則春秋之世其詩猶存今無之矣

新宮 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商汾水曰管與笙類也先皆有聲而已故新宮辭亦亡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後漢明帝亦取焉必見其辭故得之以播歌詠蓋未有有詩而無辭者周禮祈年吹竽雅於管籥之類必得有辭

采齊 古之人君行以肆夏步以采齊漢制宗廟樂入廟門奏永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

肆夏 左傳金奏肆夏之三謂三章國語云一名樊君出入奏

王夏 王出入奏王夏亦金奏

三夏 國語云樊過渠謂之三夏蓋擊鐘而奏此三曲為金奏故詩亦亡

九夏 周禮鍾師之職奏九夏王夏王出入奏肆夏亦名樊昭夏牲出入奏納

夏 一名章夏齊夏族夏祓夏驚夏皆金奏

諸儒逸詩辨 鄭康成謂九夏皆詩篇名頌之類今亡是以頌不能具焉

論語云素以為絢兮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

思室是遠而舉頌人之詩而素以為絢兮之句不存閱唐棣之詩而偏其反而之語不載則詩之章句逸者多矣如韓詩而無其極傷我稼穡今亦不見於詩而無正篇無其辭齊魯韓詩並無七月篇

亡詩六篇

魚麗之後亡其三南陔白華華黍也南山有臺南有嘉魚之後亡其三由庚崇丘由儀也六篇之詩同在一處不應中間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二詩獨能存也案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笙入於縣音玄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六詩皆主於笙

奏之商份曰所謂亡其辭者今論語亡字皆讀為無字謂此六詩以笙奏之雖有其聲舉無辭句不若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於歌奏之歌人聲也故有辭爾此歌與笙之異也或曰三歌上乃文武詩下三笙詩乃成王詩未可知辨曰古者有堂下堂上之樂歌主人聲堂上樂也笙鏞以間堂下樂也謂之笙鏞乃間歌之聲皆有義而無其辭東哲微之補亡六詩皮日休補肆夏不知六亡詩乃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也

樂章圖

歌詩

魚麗間

南有嘉魚間

南山有臺間

此三詩鄉飲酒禮燕禮皆用之鄉飲酒禮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燕禮則升歌鹿

鳴已上六詩皆小雅

合樂詩

關雎

葛覃

卷耳

鵲巢

采蘋

已

上皆二南為合樂詩夫子所謂人而不為

周南召南者以此

射樂

即樂節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

大夫射必先行鄉飲酒禮騶虞

王

貍首侯

采蘋

大夫

采蘋

周禮樂師凡射王

以騶虞

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蘋為

節今召南詩中有采蘋采蘋騶虞三詩而

貍首獨亡已上三詩皆召南

鄉飲酒燕射用之又云升歌三終笙入三

笙詩

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南陔

丘

間笙

皆小雅逸詩為六笙歌

崇

管奏

管與笙一類皆竹吹之獨燕禮升歌取鹿

鳴下管新宮自春秋至後漢猶存今亡注

見逸詩

金奏

肆夏

三夏

王夏

九夏

皆金奏即頌詩之類見逸詩

絲奏

三百篇中之詩皆可被之絃歌故琴中有

鵲巢操騶虞伐檀操白駒操皆今詩文又

古人謂之雅琴頌琴古之雅頌即今之琴

操琴也

將以禁人之邪心故以歌乎詩如

文中子歸而援琴鼓蕩蕩之什乃知聲至
隋末猶存

房中之樂 二南詩用之爲房中之樂周有房中
樂漢有房中祠樂唐山夫人作 高祖樂
用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

兩君相見之樂 左氏傳襄公四年 文王 大
明 餘

辨曰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
道志者凡詩雅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
自邶鄘至豳無一詩在數或曰周禮篇章
吹豳詩豳雅豳頌則豳疑於入樂矣然聽

吹雅頌而無豳風非今七月等語此歐陽
文忠公疑其別有豳詩於今不存也

刪詩辨

夫子未嘗刪詩

司馬遷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夫子取其可施於禮
義者三百篇孔穎達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
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夫詩上
自商頌祀成湯下至株林刺陳靈公上下千餘年
而詩纔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
人所作夫子併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錄之非有意
於刪也夫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
朋如斯等語亦不俚也胡爲而刪之乎墻有茨桑

中等語至但又胡爲而不刪之乎則知刪詩之說與春秋始隱終獲麟之事皆漢儒倡之也大抵得其鄉聲則存不得其聲則不存也周之列國如滕薛如許蔡如邾莒等國夫豈無詩但魯人不識其音則不得其詳季札聘魯魯人以雅頌之外所得十五國風盡歌之及觀今三百篇於季札所觀與魯人所存無加損也若夫夫子有意刪詩則當環轍之時必大搜而備索之奚止十五國乎然聖人不欲強備者何也蓋以天下情性美刺諷詠亦不過是也刪詩之說非夫子本意漢儒孔安國倡之文中子極筆載之善乎邵康節詩曰自從刪後更

無詩康節之詩非謂夫子果刪詩也蓋謂天下情性不出乎此求之三百篇之中足矣不必外有所求也

詩序辨

序作於衛宏

漢興四家之詩毛詩未有序惟韓詩以序傳於世齊詩無序魯詩之序有無未可知詩之序大槩與今序異韓詩得序而益明漢儒多宗之如司馬遷揚雄范曄之徒皆以二南作於周衰之時此韓學也毛詩至衛宏爲之序鄭玄爲之註而毛氏之學盛行又非韓所敢望也或者謂大序即關雎序作於子夏王肅鄭玄蕭統皆云小序作於毛公此說非也序有鄭註而無

鄭箋其不作於子夏明矣毛公於詩第爲之傳其
不作序又明矣又謂大序作於聖人小序作於衛
宏謂小序作於衛宏是也謂大序作於聖人非也
命篇大序蓋出於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而題下
之序則衛宏從謝曼卿受師說而爲之也案後漢
儒林傳云衛宏字敬仲從謝曼卿學毛詩因作毛
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蓋嘗謂詩之大
序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爲採詩之官本其得於何
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且有實狀然後
致之太師上之國史是以取發端之二字以命題
故謂大序是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詩之下序序

所作爲之意其辭顯者其序簡其辭隱者其序備
其善惡之微者序必明著其迹而不可以言殫者
則亦闕其目而已故謂下序是宏誦師說而爲之
或者又曰序之之辭委曲明白非宏所能爲曰使
宏鑿空爲之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
雖宏有餘矣意者毛氏之詩歷代講師之說至宏
而悉加詮次焉今觀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
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
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
不足故嗟歎之其文全出於樂記成王未知周公
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自微子

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於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所謂取諸書之文有至數句者此也關雎之序既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意亦足矣又曰風風也風以動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曰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載馳之詩既曰許穆夫人閔其宗國顛覆而作又曰衛懿公爲狄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尸也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有美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所謂雜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浹者

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後繼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國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此所謂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此也惟宏序作於東漢故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魏後於漢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使其果知詩序出於衛宏則風雅正變之說二南分係之說羔羊蟋蟀之說或鬱而不暢或巧而不合如蕩以蕩蕩上帝發語而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召旻以旻天疾威發語而曰閔天

下無如召公之為臣雨無正乃大夫刺幽王也而
曰衆多如雨非所以為正也牽合為文而取譏於
世此不可不辨也

詩箋辨

箋中改毛詩字皆有據永叔未之知

張華博物志云聖人制作謂之經賢者著述為之
傳孔毛左氏鄭氏注毛詩而曰箋不解此意孔穎達云箋
表也識也鄭氏以毛詩悉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
毛意紀識其事故特稱箋餘注無所遵奉故謂之
注歐陽永叔深排鄭學以為多喜改字永叔未深
考耳漢時四詩並作文字各有不同雖三家不如
毛詩之密然不可謂無所長也鄭氏箋詩傳意有

不同者以已說易之經文有不安者以三家易之
證之他書則可知矣吉蠲為饔鄭氏以蠲為圭吉
圭為饔則韓詩之言也素衣朱襮鄭氏以襮為綃
素衣朱綃則齊詩之言也其畔澤澤鄭氏以澤為
釋其畔釋釋亦爾雅之言也舟人之子鄭氏以舟
為當作周周人之子則朱育集字之言也艷妻扇
方處鄭氏以艷為閭閻妻扇方處則漢杜欽之傳
之言也當鄭氏箋詩三家俱存故鄭氏雖解釋經
文不明言改字之由亦以學者既習詩則三家之
詩不容不知也後世三家既亡學者惟見其改字
而不見詩學之所由異此鄭氏之所以獲譏也則

鄭於經不謂之注而謂之箋箋之爲言魏晉間所以致辭於皇太子諸王者也鄭嘗以君師之禮待毛公而不擅改聖人之經明矣觀其注禮記玉藻雜記顛倒不倫之處鄭雖理之使條貫亦不敢易其先後姑於注下發明而已則其改字不出臆見愈可信矣古詩云讀書不到康成處不敢高聲論聖賢吾於鄭氏詩箋見之矣

讀詩法

詩三百篇皆可歌可誦可舞可弦大師世傳其業以教國子自成童至旣冠皆往習焉誦之則習其文歌之則識其聲舞之則見其容弦之則寓其意

春秋以下列國君臣朝聘燕享賦詩見志微寓規諷鮮有不能答者以詩之學素明也後之弦歌與舞者皆廢直誦其文而已且不能言其義故論者多失詩之意夫文章之體有二有史傳之文有歌詠之文史傳之文以實錄爲主秋豪之善不私假人歌詠之文揚其善而隱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後世欲求歌詠之文大過直以史視之則非矣孝經十八章其及於詩者十中庸孟子所以善言詩者以其無漢儒之說亂之也蓋嘗論之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學詩者當取一二言爲立身

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別所作之人
 所採之詩如諸經所舉之詩可也縣蠻黃鳥止于
 丘隅縣蠻不過喻小臣之擇卿大夫有仁者依之
 夫子推而至於為人君止於仁與國人交止於信
 為飛戾天魚躍于淵旱麓不過喻惡人遠去而民
 之喜得其所以思推之上察乎天下察乎地觀詩
 如此尚何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淇澳而子貢能
 達之於貧富之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而子夏
 能悟於禮後之說論詩若此尚何尤乎南容三復
 不過白圭子路終身所誦不過不伐不求雄雉學詩
 至此奚以多為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崧高宣王詩也

夫子以為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
 詩也左氏以為孟明之功小宛幽之詩也祭父以
 為文王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詩也孟子以為
 周公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江漢記禮者以為天王之
 事明明天子今聞不已江漢記禮者同上孔以為三代
 之君引詩若此奚必分別所作之人所採之詩乎
 達是詩然後可以言詩也不然周餘黎民靡有子
 遺信其為子遺矣崧高維嶽峻極于天信其為極
 矣必欲以實跡驗之則不可以言詩善乎孟子之
 言詩可謂長於詩者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
 子從而釋之曰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已未

嘗費辭而理自明故橫渠有詩曰置心平易始知
詩揚中立見之曰知此詩者可以讀三百篇矣信
哉言乎

詩有美刺

詩有美刺美詩作於文武成康之世歌詠太平而
不顯作者之名而況刺詩當王室衰微諸侯橫恣
譏訶醜亂之跡暴揚帷幄之私則隱晦姓名宜愈
甚矣是以作詩者不明著其人亦不直指其事惟
節南山刺幽王也則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訕巷伯
寺人傷讒而作也則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祈父
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烝民詩曰吉甫作誦穆如

清風如此則明著其所作之人其他諸詩有美刺
者不可以言語求必將觀其意可矣故其譏刺是
人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服飾之
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
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
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服其
命服朱芾斯皇是也後世惟孟子言齊王鼓樂田
獵深識此意觀其言曰百姓聞王鐘鼓管籥之音
車馬羽毛之美其譏之則曰舉疾首蹙頰而相告
曰吾王之好鼓樂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其

美之則曰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
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田獵也正得此意孟子長
於詩故其言自與詩合

毛鄭之失

何彼襍矣之詩平王以後之詩也注以爲武王之
詩而謂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案春
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乃桓王女平王孫下
嫁於齊襄公故詩曰齊侯之子平王之孫斷無疑
周頌作於康王成王之世故稱成王成康今毛鄭
以頌皆成王時作不應得稱成王康王故此昊天
有成命云成王不敢康爲成此王功不自安逸

競之不顯成康謂成大功而安之噫嘻之成王謂
成是王事惟以召南爲文武之詩故不得不以平
王爲平正之王惟以周頌爲成王時作故不得不
以成王爲成此王功也殊不知詩中此類甚多召
南中有康王以後之詩有平王以後之詩不特文
武時也甘棠行露之美召公旣沒之後在康王世
也何彼襍矣作於平王已後亦猶是也不必謂武
王詩大雅中大明之維此文王思齊之文王之母
皇矣之比於文王靈臺之王在靈沼縣之文王蹶
厥生皆後世詩人追詠之辭何嘗作於文王之世
周頌之美成王亦猶是也不必謂成王時作也鄭

解經不能無失孰有大於此者故特舉一二言之

詩亡然後春秋作

胡文定公曰邶鄘以下多春秋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天子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始隱公適當詩亡之後謂詩亡者雅詩亡也予謂不然春秋作於獲麟之時乃哀公十四年矣詩亡於陳靈公乃孔子未生之前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謂美刺之詩亡而褒貶之書作矣非有定義也

秦以詩廢而亡

陳君舉曰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嘗觀

之詩刑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
后妃夫婦衽席之祕聖人爲詩而使天下匹夫匹
婦之微皆得以言其上宜若啓天下輕君之心然
亟諫而不悟顯戮而不戾相與攜持去之而不忍
是故湯武之興其民急而不敢去周之衰其民哀
而不敢叛蓋其抑鬱之氣紆而無聊之意不蓄也
嗚呼詩不敢作天下之怨極矣卒不能勝共起而
亡秦秦亡而後快於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下
之權嗚呼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吾固
知公卿大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者
正所以維持君臣之道其功用深矣

解經不可牽強

橫渠張先生曰置心平易始知詩余謂讀六經之書皆然如書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諸家解用十數句解不盡曾見作者說曰刑故無刑小宥過無宥大只添二字而辭意明白不用解經而理自明孟子謂民之秉彝句亦如此

見讀詩法

六經與論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六經與論卷第四

鄭 樵 漁 仲

春秋經

春秋總辨

有已經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有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

西周四百年事

有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

東遷後二百四十二年事

孔穎達曰

春秋之名無所經見惟昭二年韓起來聘見魯春

秋晉語司馬侯對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

以其善行以其惡戒

悼公使之傳其太子

此一句出瑣語

楚語申叔時論傳太子

之法亦云教之以春秋由此觀之是周之典禮不

存惟魯春秋為列國所重皆在夫子未修之前舊

有春秋之目則韓起之所見與叔向叔時之所學者乃周公伯禽以來上自天子下至列國禮樂征伐等事無不備載皆周之盛時為王之典章此杜預所謂周之舊典禮經是也今汲冢瑣語亦有魯春秋記魯獻公十七年事諸如此類皆夫子未生之前未經筆削之春秋也西東周六百年事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威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諸如此類皆魯史記東遷已後事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也自平王四十九年始或謂春秋之名

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或謂一褒一貶若春秋或謂春獲麟秋成書公羊正義解獲麟云謂之春秋皆非也惟杜

預所謂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此說得

之汲冢瑣語記夫子時事自為夏殷春秋見史通墨子

曰吾見百國春秋以至晏子虞卿呂不韋陸賈著

書皆曰春秋蓋當時述作之流於正史外各記其

書皆取春秋以名之然觀其篇第本無年月與錯

舉春秋以為所記之名則異矣或曰春秋之名如

此而聖人作經之意則何如曰聖人之意其有憂

乎古者諸侯之國各自有史書成而獻於王王命

內史掌之以別其同異考其虛實而知其美惡周

四百廿一
受姓
自東遷以來威令不振諸侯無所稟畏而史官有
虛美隱惡者百世之下衆史並作予奪不同如董
狐書趙盾之罪出於史臣之私鄭史書董隊之盟
屈於權臣之勢善善惡惡不足以懲勸聖人因魯
史記以間見其事筆而爲經二百四十二年之事
約於一萬八千言之間使後世因列國之史斷以
聖人之經則史之不實者即經以傳其實經之所
不載者即史以知其詳此則聖人之意而左氏取
之以爲傳也吁春秋一經造端乎魯及其至也爲
周造端乎一國及其至也爲天下造端乎一時及
其至也爲萬世吾於此見之

始隱辨

始隱實爲東周四百始年

案平王在位五十一年東遷之初乃爲魯孝公末
年越明年而惠公立立四十七年而隱公立
平王在位已四十九年矣是平王東遷王道絕者
四十九年春秋何不始孝惠而始隱公此夫子不
忍遽絕之意也不忍遽絕之則有所待也東遷之
初流風善政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爲司徒善於其
職則猶用賢也晉侯扞王於艱錫之秬望則猶有
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
謚爲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
能自強於政治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

不撫其民周人有東薪蒲楚之譏至其末年失道
滋甚乃以天子之尊下賄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
九法斁人望絕矣春秋於此有不得已而始於隱
也或曰始於平王者以平王之不君始於隱公者
以隱公之不臣隱公以庶篡威威又以弟弑兄天
子不能誅方伯不能討天下豈復有君臣之道乎
或曰春秋始隱賢其遜國果如是說則隱不當稱
公矣且隱公生不復辟死不成攝況賢其遜國乎
然則春秋始隱之意果何如哉嘗即春秋之始年
而觀之夫子名雖始隱而意在周昔揚子雲作太
玄張平子曰漢其後得二百歲乎作者見之矣其

後果二百歲而魏興春秋始隱亦猶是也文武都
豐鎬爲西周平王都洛爲東周西周之政書有誥
命存詩有雅頌作盛德大業炳如也惟東周以來
賞罰紀綱蕩不可考聖人欲爲之書則東遷周事
也夫子陪臣有不當爲乃托魯以名其書耳案武
王克商歲在己卯隱公即位歲在己未其相去蓋
四百一年也周家之興歷年八百夫子以西周以
前四百年事託之詩書東周以後四百年事託之
春秋而隱公元年實爲後四百年始事此春秋所
以不得不始隱也名雖始隱而意在周故雖未嘗
盡錄平王之事而實承平王末年雖未嘗起東遷

之始而實具東遷之本末則亦聖人以此示其期耳然則春秋始隱之意在周而不在魯明矣史記以隱善遜故始隱其作史記以太伯為世家之首伯夷為列傳之首取其善遜則失矣

終獲麟傳

春秋不害為感麟而作

終獲麟者服虔曰麟中央土土獸土為信信乃孔子之史修其母致其子何休又本之公羊曰孔子案圖錄知康聖劉季當代周薪薪乃庶人燃火之象火為赤帝故麟為薪者所獲左氏無心於劉氏為魯後引之却是西狩者從東至西東卯西金為漢姓其言詭譎如此固不足信或謂春秋成而麟至魯胡安國以為文成而

麟至不可謂妖妄而進評金縢之書啓而天反風罪已之言發而星退舍蕭韶九成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此理之常不可謂無然其言亦未盡或者又謂春秋感麟而作以問於伊川伊川以為夫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而作故亦因此一事而終其書春秋不害為獲麟而作然麟不世出春秋豈不作因圖書而畫卦使圖書不出八卦亦須作惟此言得之或者又曰春秋絕筆於獲麟謂仲尼傷已之不遇而絕筆也不知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夫子之歎久矣豈至是而後知之耶左氏謂聖人之意初不在此故續經至夫子卒使夫子

果因獲麟而絕筆爲一經之主意左氏於三家聞見最優豈不知此況敢續經乎大抵終於獲麟此史家之常事聖人初無意也麟獲於哀公十四年春秋成於是年之九月越二年而孔子卒凡史家紀錄時事必闕其近數年俟他日哀集所未聞而載之非如後世日曆之所記也不幸夫子遽卒而以麟爲春秋之祥以獲麟爲夫子之衰可乎大抵漢世經師推尋聖人太過適以啓天下之疑不知聖人初無意於此也或者又強爲之說曰不書地不使麟以地得也不書公不使麟以公得也嗚呼以是而論春秋豈真知春秋也哉如史記謂終於

獲麟則非矣

正朔總論

或問三代之建子丑寅何也曰古今之曆皆建寅其朔建子丑者商周二代耳然則湯武何以獨異之也曰殷周之所以異其建者上以明曆數之歸己下以示諸侯之從違也湯武革命而有天下三千國之多八百國之衆其從我也吾不得而知之其違我也吾不得而知之獨以正朔之異尚以承天命之歸已以示人心之從違是故服則續禹政則反商獨於正朔微有更易爾初非各出其術以求異也然則何以謂古之曆皆建寅也曰三皇之

事吾不得而詳五帝以來豈無可傳之政孟春正月朔旦立春會於天曆之營室是顓帝之曆已建寅矣析因夷隲始以仲春終以仲冬是堯帝之曆又建寅矣舜之正月元日禹之正月朔旦則無非建寅矣嘗觀豳風七月之詩述公劉后稷之事實當虞夏之際其勸相農事亦準七月流火之候此古曆建寅之明驗也至湯建丑以首事復建子以起數而曆元亦不以立春爲節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周人因之而正朔與曆若與夏異矣然商書曰元祀十有二月周禮曰正歲十有一月雖建子丑以命月而占星定曆修祠舉事仍案夏時

皆不自用其制秦漢之建亥亦猶是也朝賀典禮皆首十月至於太初首用夏正迄於今而不能易也新莽嘗建丑矣曹魏明帝亦嘗建丑矣未幾而復建寅唐肅宗亦嘗建子矣未幾而復建寅豈湯武能易之後人獨不可得而易之邪以湯武易之爲是邪胡爲不能以傳遠以湯武易之爲非邪胡爲亦可行之一代而遂止也蓋嘗論之編年始於春秋改元始於秦惠文君紀年始於漢之武帝自武帝立年號以紀元改秦正而用夏吾知千萬世而下湯武復興不能易也何者漢非用夏也蓋用古曆也殷周未有改元之法此子丑之所由建武

帝易之而為年號有年號以明曆數之歸已以示
 天下之從違雖易代之法不過如此又何必復建
 子建丑以為贅乎此新莽曹魏唐肅宗所以隨改
 而隨廢也吁孰謂武帝之智猶有殷周之所不逮
 者哉此正武帝改年號之意湯武用之不甚明白却創造子丑

六經正朔圖

夏正 寅正月堯舜禹皆以建寅為正

周易 兌正秋也 臨二陽至于八月有凶七日

來復一陽

書 以殷仲春以正仲夏堯正月上日 舜正月

朔旦禹

詩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十月滌場七月 四月

維夏六月徂暑大東詩 六月北伐六月 十月之

交正月繁霜註以夏四月六月非也二詩同出小雅何以獨用周正

春秋 以夏正紀月巡守烝享用夏正傳曰其

九月十月之交乎秋大熟未穫

禮記 月令季秋九月 待來歲之宜

周禮 凌人正歲十有二月斬冰 正歲簡稼

器修稼政上春獻種中春始蠶 仲春

以木鐸修火禁司烜氏以為周正則不合時 仲冬斬陽木

仲夏斬陰木山虞 夏頒秋刷凌人 春蒐秋獮

大司馬 龜人筮人經文曰土春鄭司農註亦曰夏正何皆夏正他職皆用夏正而此職用周正乎

漢武帝太初元年始用夏正

殷正 丑十二月

書 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三祀十有二月

朔 新莽初始元年十一月改漢正以

其年十二月朔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

朔以雞鳴為候則改寅用丑矣至光武

復建寅 三國魏明帝以黃龍見為得

地統正當建丑遂以青龍五年三月為

景初元年四月是又改寅用丑矣至正

始復改建寅 魏文帝亦欲改正朔以

辛毗諫而止

周正 子十一月

孟子 七八月之間旱註為周正十一月 十二月亦

可為夏正

書 一月子戊午 泰誓一月壬辰 武成四月哉生明

武成惟十有三年春建子為春

春秋 春無冰 秋無麥 十月隕霜殺菽皆

周正也以周正紀事以夏時冠周月先書春後

書王秋大熟朱穫夏正巡守烝享用夏正傳云十月之交

詩 一之日子二之日丑陽生於日故曰日此取

七日來復之義也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用周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乃夏正

周禮

周禮孟春季春中夏中秋中冬如山虞

仲冬斬陽木皆周正也一作夏正有辨

以為春夏秋冬皆一夏正而四時未嘗

改豈有周禮不改四時夫子作春秋從

而改之乎正月之吉始和太宰歲終十月

正歲小宰內宰歲終十二月丑唐肅宗上元二年十一

月以建子月為歲首不以數紀月至明

年建正月復稱四月

秦正

亥冬十月

月令季秋為來歲受朔日

漢書

秦自始皇二十六年迄漢高文景武之

元年朝賀典禮皆首十月漢仍秦建亥

至太初元年始用夏正首書正月凡中

書冬十月為歲首後九月為歸餘者皆

秦法也

月令

有二來歲之文

季秋

九月

為來歲

亥十

受

朔日則舉秦建亥為歲首季冬待來

歲之宜則明夏歲得四時之正

七月詩

有改歲卒歲之語七月於一之日二之

日之下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則用夏

正也矣又於九月十月蟋蟀之下曰曰

為改歲入此室處又用周正也周禮既記子以為正月復

杓寅為七月作於周雖述夏正終不忘周

六經通論

通志堂

月今作於秦雖言夏正終不忘秦亦以人著述之大意也

左氏

左氏記春秋猶班固之記漢周本建

子巡守烝享皆用夏與前代無異但首事以建子之月左氏以春秋書春王正月以爲周正建子之月則非也漢用秦正朔朝賀典禮皆首冬十月班固誤記秦七月五星聚東井以爲夏十月則非矣晦菴取孟子尚書之文以爲據又疑詩中月數不改曰某向者疑其並行若尚有疑則不若闕之爲愈不必強爲之說可知曾

中亦無的論矣觀當時必有兩等語

等以夏月記之一等從當時便稱如七

月周人之詩純用夏正又十月下云曰

爲改歲入此室處也乃周正秦人月令

之書純用夏正又云季秋爲來歲受朔

日乃秦正

春秋用夏正辨

春秋書時日月皆用夏正

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用夏正也左氏以爲周正建子非也使周法果以十一月爲春與夏正異則書法當曰元年春正月其言豈不甚順不應以王之一字閒於周時周月之中一不可也使聖人因

周之建子以紀時月則書法當曰元年冬十有一月十一月既書冬歲終云十月又當書冬一年而書兩冬今既不然書冬盡十二月則用夏明矣二不可也使聖人書春而實冬書秋而實夏夫子平時志在春秋而又告顏子以行夏之時不應作經名曰春秋而實冬夏可乎三不可也使周變子丑寅以爲春又變其月數以爲春正二三月夫子刪詩之時邠風小雅之詩皆當代辭人所作如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皆夏月也如曰春日載陽春日遲遲秋日淒淒冬日烈烈皆夏時也周人尚不以周月而變夏時夫子獨變之

於春秋可乎夫子刪詩用夏正不應作春秋又用周正四不可也古今議者皆曰日南至秋無麥冬無冰十月隕霜殺菽此皆周正之明驗若以爲僖五年春正月日南至爲周建子之證則昭二十年春二月日南至亦當以爲周建丑十二月可乎況此皆傳文非經文也春秋之失閏可知矣若以莊七年秋無麥爲周時之證秋大水無麥則莊二十八年冬大無禾麥亦可指之以爲麥熟於冬乎況此皆經文非傳文也聖人傷時之意可知矣又謂襄二十八年春書無冰定元年十月隕霜殺菽若斗建寅卯辰冰不堅凝月次在亥霜能殺菽何足爲異蓋

春無冰者謂開冰之時無冰非藏冰之時無冰月
令仲春開冰先薦寢廟於凌人驗之十月降霜不
為異以其殺菽則為異反復數處春秋用夏正無
疑矣胡安國曰春秋以周正紀事以夏時冠周月
如巡守烝享皆用夏正舉商秦二事以明之曰前
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
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
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以二事觀之則
知周之建子非春亦明矣如此則經春秋大熟未
獲傳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皆夏正無疑古書皆用夏正
韋月今書紀年皆用夏正

六經皆用夏正辨

正月之吉始和此夏之正月也何必謂周建子之
月惟十有三年春此夏之春也何必謂周時之春
隱元年春王正月則亦夏時夏月矣何必謂周建
子之月六經之書皆案文讀則可不必強為之說
禮曰周禮易曰周易詩曰周詩皆用夏正何獨於
春秋而疑之乎

周易用夏正辨

易兌言正秋也臨卦曰至于八月有凶蓋臨十二
月卦二陽方長觀卦曰八月乃二陽漸消之時故
曰有凶復卦曰七日來復日者陽也六陽盡於乾

三石七
亥至于一月則七陽復生矣故曰來復則易周易也
用夏正亦無疑矣

周禮用夏正辨

周禮正月正歲說者皆以正月爲周正月正歲爲
夏正月而不知周禮無改正之文太宰云正月之
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
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小宰云正歲率治官
之屬以觀治象之法謂之正月之吉者正月朔日
也謂之正歲者正歲之中非必朔日也太宰旣垂
治象使民觀之十日而斂之小宰於未斂之前帥
官屬而觀故云正歲不云正月吉日其實正歲正

月皆夏正也鄭氏謂正月之吉懸治象正歲又垂
治象魏據周禮無正歲垂治象之文況旣挾日而
斂之又何所觀乎鄭氏委曲其辭以合周改正之
說正如班固書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不知實
泰十月非夏十月也凡此則周禮中所謂上春中
春中夏中秋者皆夏正也鄭氏不知強爲之說以
此知周禮亦用夏正無疑矣

詩用夏正辨

已見於春秋用夏正辨中了

因舊史以修春秋

春秋之作本魯史之舊也編年之法日月詳略皆
魯史之舊體聖人特因事約文加以筆削而已

褒貶自著或者求春秋之旨過高則謂夫子以匹夫專天子之事其言為不徵故當時高弟以文學稱如子游子夏不能措一辭經書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此聖人愛禮之意也如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子貢之智未可以言春秋也經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此聖人正名之意也如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是子路之智未可以言春秋也或以為聖人之言晦而難知婉而莫測殊不知述而不作乃聖人之本心事魯史也文亦魯史也夫子特因事約文加之筆削而已夫子曰多聞闕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夫疑曰闕疑文曰

闕文則不敢以私意增損明矣經有書年而不書事若元年王正月之類有書時而不書月若秋衛人邢之類有書月而不書日如五月莒人入向之類以至致夫人而不書其姓魯八年夫姜氏晉魏曼多仲何忌之不書其名襄七年一因舊史之文而已如史策闕文時月失次皆存而不正大抵聖人於前世事非能體知而心達也亦質諸舊史而已舊史之文可則修之疑則闕之如斯而已其他以有赴告則書無赴告則不書即其舊文而因之則如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昭二年曰執我行入趙盾弑其君出於董狐鄭棄其師出於汲冢出史通古史全文一之類是也

易其舊而修之則如公羊所論星隕如雨莊七年穀梁

所謂五石六鷁之類是也疑則闕之則如甲戌已

丑之繼書桓五年丙戌丙戌之累書桓十年夏五之闕其月

郭公之闕其人莊十四年之類是也故曰聖人因魯史記

以修春秋未敢言作也述而不作此聖人之本心

豈虛言哉

例 例非春秋之法

春秋之法重事而輕人詳內而略外無有所謂例

也朝覲會盟禮樂之本也侵襲圍入征伐之舉也

魯與鄰國有相交之義則悉書之外此則弗書也

君在則書君而臣不列焉卿在則書卿而大夫不

列焉卿不在而大夫將事然後大夫得書焉盟所

以紀信裂繻因盟莒而得書聘所以講禮公子札

因聘魯而得書乞師大事也故藥廩得書城杞大

役也故高止得書以至荀林父之敗狄士鞅之會

吳又以赴告而與魯共事得書焉則春秋之書因

事以見人而非因人以見事書於魯國則詳季子

叔肝之卒延廐郎圍之役是也於他國則略晏平

仲之善交叔向之遺刑書之在鄭反堵塞

門之在齊是也春秋重事而輕人詳內而略外豈

不然哉烏有所謂例邪若以麟經在於片辭名字

官爵各有榮辱則皆如邾儀父書字以褒之

通大國
以息民
通志堂

衛侯燬書名以貶之隱二十五年滅同姓而傷恩可也今則祭一也

有曰公曰叔曰伯之不同隨其功過而筆削之杞一也有書侯書

伯書子之不同隨其善惡褒貶之滕稱侯矣而復稱子滕自隱公為侯威公以來

為子蓋王黜不以侯書之薛稱侯矣而復稱伯薛自隱公為侯而襄公降此一

人也一國也而前後稱號迭軒迭輕賢否於此夫

奚據若以官為貴而宰咺躬歸贈之役有何貴而

稱宰以爵為榮而祭公負私交之惡有何榮而稱

以名為貶辭則息兵如趙武何罪可貶以字為

褒辭則不臣如祭仲何功可褒使其褒貶出於聖

人不應如是之無定也若以麟經編次貴在正名

書爵先後各序尊卑則皆如書公會衛子莒慶盟

于洮傳二所以先諸侯而後大夫書公會齊侯宋公

陳世子穎盟于甯母所以先列國而後世子可也

今則齊宋會鄆侯居公上齊以伯主盟也鄭邢會淮傳六伯在

侯先盟于蟲牢邾以子而先杞伯盟于幽許以男

而先滕子密之盟杞大夫子帛反居莒子之上傳二

杞昏于魯故進之蕭魚之會齊世子光反居邾莒滕薛之先

邾男爵也侵蔡之師則先曹伯晉侯邦也黑壤之

會則先宋公使其編序出於聖人不應如是之不

倫也意者或先或後或大或小無非因舊史之所

以然者而錄之耳及杜預則盡書於例書時書月

書日書名書爵書人書氏書字無非春秋之例也

且如以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例

也有書年而不書事元年王正月是也有書時而不書月秋

人有書月而不書日則謂此聖人褒貶之深意名

以命之字以諱名爵以序位氏以別族例也有諱

名而稱字鄭儀父有舍爵而稱人齊人鄭人之類有貶族而稱名

無駭帥師則謂此聖人陟黜之微權吁天下之事固有迹

同而心異者文同而意異者不可槩舉也同為侵

伐而侵伐有曲直同為城築而城築有當否同為

盟會而盟會有誠詐同為朝聘而朝聘有恭傲是

豈日月人爵名氏所能盡耶就使日月名爵大抵

可以盡矣例所當日而舊無其日經可以不書月

乎例所當月而舊無其月經可以不書時乎例所

當字而舊無其字經可以不書名乎例所當名而

舊無其名經可以不書人乎以日月名字人爵之

不全遂棄而不錄非聖人所以為經也當日而月

當字而名以疑後世非聖人所以立例也自夫子

去公穀未遠而夏五郭公甲戌己丑有日無月不

書首時之類不可勝數可以隱威而至夫子獨無

闕文乎善乎柳宗元之言曰杜預謂例為周公之

常法曾不知侵伐入滅之例用之盛時不應豫立

其法真知言乎

褒貶善善惡惡謂之褒貶

或謂春秋其爲褒貶之書歟曰諸儒之說春秋有以一字爲褒貶者有以爲有貶無褒者有以爲褒貶俱無者謂春秋以一字爲褒貶者意在於推尊聖人其說出於太史公曰夫子修春秋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有貶無褒者意在於列國之君臣也其說出於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無褒貶者意在於矯漢儒其說出於竹書紀年所書載鄭棄其師齊人殲于遂之類皆孔子未修之前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雖其意各有所主然亦不可以泥泥一字褒貶之說則是

春秋二字皆挾劍戟風霜聖人之意不如是之勞頓也泥於有貶無褒之說則是春秋乃司空城旦之書聖人不如是之慘刻也泥於無褒貶之說則是春秋爲瑣語小說聖人又未嘗無故而作經也大抵春秋一經書其善則萬世之下指爲善人書其惡則萬世之下指爲惡人茲所以爲褒貶之書歟故書事也亦然書始作兩觀始者貶之也言其舊無也書初獻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舊入佾也聖人雖未嘗云是爲可褒云是爲可貶然而實錄其事微婉其辭而使二百四十二年君臣之善惡不逃乎萬八千言之間茲又所以爲一字之褒貶者

歟如是而已

春秋之文詳略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公羊氏釋經法也何休《集解》其說且謂自昭迄哀夫子即所見而書自文迄襄夫子即所聞而書自閔迄僖而上則又採摭於所傳聞而書夫春秋敘書之法詳於所見略於所聞至於傳聞之事則又因其彷彿形似而得之姑存其大略不敢有一毫之損益至於夏五之闕其月郭公之闕其人文獻不足而於夏商之禮不敢妄於考證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威之閒則彰至定哀之際則微公羊曰定哀多微

辭

看春秋須立三節

五霸未興以前是一節五霸迭興之際是一節五霸既衰之後是一節五霸威公爲盛孔子稱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則威公之有大功於天下可知然亦有可憾者夫自王綱解紐強凌弱衆暴寡當時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如褰裳之詩此時威公出來統集天下之勢整頓天下之事豈非有大功於當時乎然五伯未出先王之遺風餘澤猶有存者故伯主一興則天下之人見伯者之功而無復見先王之澤豈不大可憾乎大抵王道霸業相

為消長春秋之始齊僖謂之小伯見於春秋經傳與諸侯會盟征伐稍多此便是伯之始方周末東遷之前未嘗無方伯連率之職然當時尚稟王命故不謂之伯東遷以來王者自無總合係屬人心道理諸侯稍有十智必自出來盟會此伯之名所以立然當僖公之始當時之勢亦不易做得所以凡書盟不過三四國而止到威公時夫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其餘莫不盡從伯業盛處便見王道消亡。東遷之初去三代未遠故春秋左氏所載隱威間事言多典法如祭仲之諫鄭莊公封叔段於京所謂先王之制夫都不過三國之一小九之

一今京不度非制也見得成周築城之遺制猶在如石碣之諫衛莊公所謂臣聞愛子教之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見得先王教子家傳之法猶在如師服之諫晉桓二年傳曰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猶見得三代制度各分等衰纖悉委曲如此之不可亂此春秋初老師宿儒之所傳先王之典法未泯學者須當深考到後來春秋中與未能如此言者甚少間若左史倚相之於楚叔向之於晉子產之於鄭纔能言當時便謂之聖賢

博物君子

三傳

一傳各有得失

或問三子傳經各有得失孰優孰劣曰公穀曰傳而左氏則筆錄也公穀解經而左氏則記事也體製不同詳略亦異未可以優劣判也或謂左氏得之親見公穀得之傳聞非也或謂左氏有三長史通公穀有五短亦非也大抵黨左氏者以左氏為大官以公羊為賣餅家尊公羊者以公羊為墨守以左氏穀梁為膏肓廢疾善公羊者以左氏解義背經屬綴不倫非一人所為右穀梁者以為文清義約多所發明二子所不及或有均取其善者則曰

左氏善於禮

范甯

公羊善於識穀梁善於經均取其

失者則曰左氏失之誣穀梁失之短公羊失之俗

或欲盡廢三傳者春秋三傳束高閣

盧全

三傳作而

春秋散

文中

或又不得已合三家同異而通之作為

春秋調人七萬餘言以平其得失

晉劉兆云如周官有調人私怨之官

是數

說者皆不足以盡三家之學也大抵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如論其短以王正月為王魯是公羊之害教以獲麟為成文所致是穀梁之附會以尹氏為君氏是左氏之誤文也所短者若此之類是也若論其長則三子之長非一端經日蝕不書朔者八左氏曰官失之也公羊曰二日也穀

梁曰晦也唐人以曆追之俱得朔日則日蝕之義
左氏爲長公如齊觀社左氏曰非禮也公羊曰蓋
以觀齊女也穀梁曰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案
墨子曰燕之社齊之社稷宋之桑林男女之所聚
而觀之也則觀社之義公羊爲長經書盟于葵丘
左氏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公羊曰震而矜之
叛者九國穀梁曰陳牲而不殺壹明天子之禁案
孟子曰束牲載書而不歆血初命曰無易樹子
葵丘之義穀梁爲長三子之長如此者衆也至於
三家背經以作傳尤三子之失也不可不知經於
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

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
於晉靈公之事書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
趙盾也是趙穿也於悼公之事孔子書許世子止
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
也其所以異乎經者蓋經之意各有所主孔子魯
人也因魯史以成經固不必論也然官爲正卿返
不討賊位居冢子藥不親嘗非二子之罪而誰歟
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取其長而舍其
短學者之事也大抵有公穀然後知筆削之嚴有
左氏然後知本末之詳學者不可不兼也使聖人
之經傳之至今三子之力也漢時公穀旣作凡董

仲舒公孫弘之徒皆引以斷大獄飭吏事其有功於世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左氏既作凡太史公劉向之徒著書立言首尾倒錯皆不得捫撫而自見其有功於世又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學者於聖人之經苟能合三傳而觀之亦足矣未可以是以議其失也

公穀二傳

師承

或問公穀二家師承所始曰吾何以論其始乎劉歆漢人尚不能知況後人乎公羊本齊學後世有以爲名高者有以爲子夏弟子者有以爲漢初經識者穀梁本魯學後世有以爲名赤者有以爲名

倣者有以爲秦孝公時人者皆無所稽莫得而定然公羊載樂正子之視疾^{昭十}則公羊必出於樂正子之後穀梁雖載師尸子之語或出於漢初未可知然吾求二家之傳矣二家初皆口傳非如左氏之筆錄然左氏之傳又不如穀梁之質也公羊之書有所謂昉於此乎有所謂登來之者有所謂代者爲主代者爲客皆弟子記其師之言會其語音以錄之也有所謂公羊子曰則其書非公羊所自爲可知矣穀梁之書有所謂或曰有所謂傳曰有所謂尸子曰沈子曰公子啓曰有所謂穀梁子曰皆弟子記其師之說而雜以先儒之言則其書又

非穀梁之所自爲可知矣此穀梁必出於沈子尸子之後或者疑其以爲漢初人也嘗合三傳而考之左氏之筆錄必出於焚書之前公穀之口傳實出於焚書之後何也左氏兼載晉楚行師用兵大夫世族無所不備其載卜筮雜書與汲冢師春正同則作於焚書之前明矣公穀設同左氏之時二百四十年事猶當十得四五不應盡推其說於例也此公穀作於焚書之後明矣或曰左氏之傳旣作於焚書之前何故隱而不宣曰春秋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具於左氏之傳隱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孔氏之壁北平之家猶有存者非盡隱也公

穀鄒夾之學不與左氏合非盡宣也惟其隱而不宣此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穀鄒夾之學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惟公穀獨盛自左氏興而公穀之學又微矣然亦終不可得而廢也漢興之初胡毋生以公羊學於景帝時先立學官而申公亦傳穀梁學受之瑕丘江公故公穀之學獨盛於漢善乎范甯之言三家之學曰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於辨訥武帝好公羊公孫弘又好之而公羊之學遂興衛太子好穀梁宣帝又好之而穀梁之學遂興此廢興由於好惡也瑕丘江公訥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

爲公羊學比輯其義卒用董生由是公羊大興此
盛衰繼於辨訥也嗚呼自胡毋生用而公羊盛石
渠論罷而穀梁興嚴氏之學泯而左氏彰杜預之
傳晦而趙啖起信矣夫

穀梁傳

二傳解經不如穀梁之密

漢興於景帝時公羊之學先置博士至宣帝聞戾
太子好穀梁論於石渠其說獨勝遂立學官然建
武中興去石渠之論未遠當時立博士四十九家
而公穀春秋獨不獲與何邪雖肅宗亦嘗詔高才
生受穀梁學擢其高第以爲講師則其學未甚抑
絕考之儒林傳學公羊者凡九家而以穀梁名家

獨無其人又何邪於斯時也左氏之學未甚行而
穀梁之說獨不能勝公羊何也蓋公羊之學取重
於世亦有由也公羊謂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
大之武帝取以報平城之恥公羊謂蒯聵得罪出
奔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大之雋不疑取之以斥
成方遂之詐緣此二事公羊之學大重於武昭之
世者以此而又大儒如仲舒丞相如公孫弘之徒
取以決大獄飭吏事皆公羊之學以此不得不重
及觀襄公復讎之事與夫子爲衛君之意雖公羊
之說實未爲當然其學亦以此大重於時嘗論三
家之學各有短長言其序事莫若左氏之工言其

解經莫若穀梁之密而左氏之說類多抵牾試舉
隱公數年事觀之如天王元年之贈仲子公羊以
仲子爲威公之母則非穀梁以爲惠公之母則是
矣左氏以爲惠公之妃且譏其豫凶事豈有仲子
猶存而豫爲之贈者乎如君氏卒公穀以爲尹氏
大夫也是矣程明道蘇東坡又以爲惠公繼室聲子故曰君氏而左氏則以爲隱公
之母且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是變男爲女矣如
初獻六羽左氏以爲始用公穀以爲始僭於斯時
也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六羽之舞豈仲子婦
人所當用穀梁安得不以爲僭歟如祭伯來公羊
謂來奔穀梁謂來朝於斯時也諸侯爭衡凌蔑三

室必魯有尊周之心然後有使魯之命穀梁安得
不喜其來乎公會戎于潛則有會戎危公之辭紀
子帛盟于密則有以帛爲伯之託大抵穀梁解經
在於尊王室抑外夷明賞罰而已一傳之作類皆
若此不特此也王人救衛卑者之事也子突之善
稱其名以貴之王所與朝臣子所當朝也言曰公
朝取其尊夫天子而嘉之首戴之盟舉諸侯而不
及王世子尊之而不敢與盟也洮之盟先王人而
朝諸侯朝服雖弊以加於上也凡此豈非尊王室
爲重乎追戎於濟西以爲有不使我邇於我之言
河曲之戰所以不言及者略之而不書也斷道之

同盟所以書同者謂其同外楚也交剛敗狄之役所以不言戰者謂中國與夷狄不當言戰也凡此豈非抑外夷爲先務乎以至城邢之師合宋曹以共之既美齊侯之功矣而緣陵之城散於諸侯復有以譏齊侯之衰圍宋之舉敢凌中國亦既黜楚子而人矣而使叔來聘嘉其來也復有以爲楚子之衰凡此又以明賞罰爲念矣此則穀梁之得也若夫衛輒拒父謂爲尊祖不納子糾謂爲內惡號從中國當如善稻之書以蚡泉爲賁泉以從狄人之號此其失無可疑者公次于滑而以爲次于郎公及齊人狩于禚而以爲狩于鄭其地豈無因而

變幽之盟經無曹伯而以曹伯書沙隨之會經無滕子而以滕子書其人豈無因而預此則穀梁之失也穀梁解經實於二子爲長愛而知其惡吾聞諸聖人者如此

左氏非丘明辨

左氏乃六國人

劉歆曰左氏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在七十子之後司馬遷曰孔子作春秋丘明爲之傳班固藝文志曰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杜預序左傳亦云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詳諸所說皆以左氏爲丘明無疑矣至唐啖助趙氏獨立說以破之啖助曰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遲任之

類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爲丘明
非也趙氏曰公穀皆孔氏之後人不知師資幾世
左丘明乃孔子以前賢人而在左氏不知出於何代
惟啖趙立說以破之未有的論然使後世終不以
丘明爲左氏者則自啖趙始矣況孔氏所稱左丘
明姓左名丘明斷非左氏明矣今以左氏傳質之
則知其非丘明也左氏終紀韓魏智伯之事又舉
趙襄子之謚則是書之作必在趙襄子既卒之後
若以爲丘明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丘
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之後
丘明猶能著書今左氏引之此左氏爲六國人在

於趙襄子既卒之後明驗一也左氏戰于麻隧秦
師敗績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
及晉師戰于櫟秦至孝公時立賞級之爵乃有不
更庶長之號或有作左傳已見不始孝公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爲六
國人在於秦孝公之後明驗二也左氏云虞不臘
矣秦至惠王一作公十二年初臘鄭氏蔡邕皆謂臘於
周即蜡祭諸經並無明文惟呂氏月令有臘先祖
之言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爲六國人在於秦惠王
之後明驗三也要簡則曰有曰庶長不更者秦孝公之官名也有曰虞不臘者秦惠王之蜡名也左氏師
承鄒衍之誕而稱帝王子孫案齊威王時鄒衍推
五德終始之運其語不經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爲

六國人在齊威王之後明驗四也左氏言分星皆準堪輿案韓魏分晉之後而堪輿十二次始於趙分曰大梁之語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爲六國人在三家分晉之後明驗五也左氏云左師辰將以公乘馬而歸案三代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六國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爲六國人在蘇秦之後明驗六也左氏序呂相絕秦聲子說齊其爲雄辯祖詐真游說之士捭闔之辭此左氏爲六國人明驗七也左氏之書序晉楚事最詳如楚師熸猶拾瀋等語則左氏爲楚人明驗八也據此八節亦可以知左氏非丘明是爲

六國時人無可疑者或問伊川曰左氏是丘明否曰傳無丘明字故不可考又問左氏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爾真知言歟

左氏喜言詩書易

予愛左氏所載春秋賦詩者三十一自僖二十三年趙衰賦河水始詩所以言志賦詩所以見志然有一言不酌一拜不中而兩國爲之暴骨者有賦詩不知又不荅終有必亡之禍者則學者烏不可不知詩之爲寓意乎又有愛左氏春秋列國之事其引書據義者三十九援虞書者一援夏書者十三援商書者十援周書者十有五真得古聖賢之用

心不膠不泥不立新說而事之大者悉取斷焉予
 又愛左氏所載言易者二十莊一閔二僖四宣二
 成一襄三昭五哀二用周易者十有五餘則連山
 歸藏與占筮者之繫辭爾予非取其占筮之奇中
 也取其通變而不滯也吾於敬仲之筮得互體之
 說焉莊二十二觀之否又於畢萬之筮得變卦之說焉閔元屯之比有
 卦無辭於穆姜之筮得動以靜為主之說焉襄九艮之隨
 於南蒯之筮得不占險之說焉昭十二坤之比於秦伯之筮
 得繫辭之異於今文者之說焉僖二十五大有之睽大抵言易而
 不拘於易也疑穆姜秦伯二筮相反左氏非惟解經優於公穀而
 又善言詩書易又非二家所能及也左氏言孔子古文六經

六經與論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二戴禮在宣帝時立學官周禮儀禮世雖傳其書
未有名家者至鄭康成然後二經之訓釋始具焉
至孔穎達賈公彥而後三經之疏始備焉

仲長統曰周禮之經禮記之傳禮記作於漢儒
雖名為經其實傳也陸德明曰此記二禮之遺
闕故名禮記如介僎賓主儀禮特言其名禮記
兼述其事意今之禮記特儀禮之傳耳傳以傳
寫為文或親承聖旨或師儒相傳謂之註者不
敢傳授特註已意而已皇氏以為自漢以前為
傳自漢以後為註然王肅在鄭之後亦謂之傳
其說非也

三禮之學其所以訛異者其端有四有出於前人之所行而後人更之者有出於聖門而傳之各異者有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自爲一朝之典者有專門之學各自名家而以臆見爲先代之訓者此四者不可不知也何謂前人所行後人更之者昔者先王制禮因其時宜而已後世時異事殊從而易之墨始於晉騷始於魯廟有二主始於齊桓朝服以縞始於季康以至古者麻冕今也純儉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同爲一代而異制如此幸而遺說尚存得以推考因革之故設其不存則或同或異

無乃滋後人之疑乎此三禮制度不能無乖何謂出於聖人之門而傳之各異者昔者七十子之在孔門聞道均矣夫子沒而其說不同曾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小斂而奠曾子曰於方子游曰於東方異父之道子游曰爲之大功子夏曰爲之齊衰曾子子游同師於夫子而異說如此況復傳之羣弟子之門人則其失又遠也從而信之則矛盾可疑從而疑之則其說有師承此三禮文義不能無乖異也何謂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而自爲一代之典昔者三代之世聖君賢臣各有制作迨夫秦漢儒生學士亦欲效之呂不韋作月

今蓋欲爲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博士欲爲漢制故封爵不純於古後世明知二書出於秦漢猶且曰月令爲周禮王制爲商禮況三代之書所成非一人所作非一時作周禮者未嘗與儀禮謀作儀禮者未嘗與周禮禮記謀又烏能使之無乖異也何謂專門之學欲自名家而妄以臆見爲先代之訓者昔者春秋之末能秉周禮者惟魯而已而執羔執鴈魯人已不自知則禮之所存蓋無幾也延乎秦世灰滅殆盡漢世不愛高爵以延儒生寧棄黃金以斷簡諸儒斐然各述所聞雜以臆見而實未見古人全書故其學以霍山爲南岳

以太尉爲堯官以商之諸侯爲千八百國以周之封域爲千里者四十九以分陝處內爲三公以太宰大宗大卜大士爲六官當時信其古書而無疑後世以其傳久遠而不敢辨是非紛擾白黑混淆則又焉能使之無乖異乎禮學之訛以此鄭氏註經不究所述之人不考所作之時不精詳其可否而槩謂之先王之制理有不貫則曲說以通之至今後世議明堂或爲五室或爲九室或爲十二室議太學或爲五學或爲當如辟雍或以爲當如膠庠或以爲當如成均瞽宗詢其言之所自則皆三禮之書察其書之所載則皆周禮之

制夫明堂一也而制有三太學一也而名有六此何以使後世無疑哉

儀禮辨

儒林傳云徐生善為頌讀曰容故諸言禮為容者由徐氏

古人造士以禮樂與詩書並言之者儀禮是也古人六經以禮樂詩書春秋與易並言者儀禮是也儀禮一書當成王太平之日周公損益三代之制作為冠婚喪祭之儀朝聘射饗之禮行於朝廷黨之間名曰儀禮而樂寓焉正如後世禮樂輿志之類漢興傳儀禮者出於高堂生士禮十而魯徐生善為容文帝時以容為禮大夫

三士相見禮

四鄉飲酒禮

五鄉射禮

六燕禮

七大射禮

八

九公食大夫禮

十覲禮

十一喪服禮

十二士喪禮

十三

十四士虞禮 十五特牲饋食禮 十六少牢饋食禮 十七有司徹

後禮之古經出於魯淹中

河間獻王得之凡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士禮同而字尤多略今二十九篇乃逸禮案班固九流劉歆七略並不註儀禮往往漢儒見高堂生所傳十七篇遂模倣禮經而作之而范曄作後漢書云禮古經與周官經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中興以後鄭眾馬融等為周官作傳並不及儀禮鄭眾馬融以傳周官而儀禮一書未嘗教授至康成傳周官儀禮始為之注也則儀禮一書蓋晚出無疑者故聘禮一篇所記賓介饗餼之物禾米薪芻之數籩豆簋簠之實銅壺時饗之列考於周官掌客之禮皆不相合儒服一篇子夏先傳

之諸儒各為之訓詁

凡發傳曰以釋其義者凡十有三又有問者曰何以何也之辭蓋出於講師設為問難以相解釋此皆後儒之所增益明矣儀禮之書作於周公春秋以來禮典之書不存禮經之意已失三家僭魯六卿擅晉禮之大者已不存矣士大夫略於禮而詳於儀故穀烝之宴武子不能識彝器之薦籍談不能對郊勞贈賄魯昭公非不知禮而女叔齊以為儀也非禮也揖遜周旋之間趙簡子非不知禮而子太叔以為儀也非禮也而古人禮意未

有能名者傳至後世漢舊儀有二即為此容貌威儀事徐氏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

音辟

為禮容天下

郡國有容吏皆誦學學之則天下所學儀禮者僅容貌威儀之末爾今儀禮十七篇鄭康成王肅等為之註唐正觀中孔穎達撰五經正義疑周禮儀禮非周公書其後賈公彥始為儀禮疏因齊黃慶隋孟哲章句刪取其要為疏五十卷韓文公嘗苦儀禮難讀又作讀儀禮曰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遜於其間嗚呼盛哉安得讀儀禮如韓文公者與之論儀禮哉

樂書

樂書

古者以詩書禮樂造士謂之四教後世兼以易春

秋謂之六藝漢唐並立五經博士曰詩書易禮春秋而已獨樂一書無傳焉六經之中禮記雖有樂

記乃樂之傳非樂之經

周禮雖有大司樂

乃樂之職非樂之書

而不可謂之樂

書三代以來禮樂達於天下行步則聞環珮之聲大夫無故不去鍾簾士無故不撤琴瑟故樂無事於書自周之衰禮頽樂壞天下指玉帛為禮鍾鼓為樂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適蔡適秦入河入海樂工樂器一切淪亡後世所謂樂者始流於工伎之末矣漢興搜求於脫略之中禮得於淹中樂得於制氏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徐氏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其官

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文帝時周禮

未出魏樂人竇公

年百八十

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大司

樂二章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學與毛生等共采

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

氏不相遠其後內史丞王定受之以授常山王禹成

帝時獻之有二十四篇及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

三篇又與禹所傳不同故著為別錄

案別錄則禮記四十九篇樂記在十九則樂

記十一篇入禮記已見於劉向著別錄之前矣

自樂記所有樂本樂論樂詩樂言

樂禮樂情樂化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

十一篇之外

雜合為樂記十一篇而章句各有別

又有樂奏樂器樂作意始

樂穆說律季札樂道樂義昭本昭頌竇公十二篇

名存而辭亡則樂書遺闕多矣雖六經之樂書不存其樂制樂官雜出於二禮之書猶可覆也二戴禮雖立樂官於宣帝之時並無樂記篇至後漢馬融始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足之爲四十九篇行於世周禮禮記爲樂書之遺而後世不列之學官唐有周禮生徒而無周禮學官良可惜也吁樂書之不存於後世久矣唐之李嗣真振鐸於地而黃鍾自應張文收斷竹爲律而啞鍾自鳴樂書雖亡而人心之樂未始不存也

樂書傳授

竇公

文帝

獻王

武帝

王定

成帝

劉歆

成帝

校書得二十五篇

與馬融不同作別錄

禮以情爲本

禮本於人情情生而禮隨之古者民淳事簡禮制雖未有然斯民不能無室家之情則冠婚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交際之情則鄉射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追慕之情則喪祭之禮已萌乎其中自是已還日趨於文燔黍捭豚足以盡相愛之禮矣必以爲未足積而至於籩豆鼎俎徐行後長足以盡相敬之禮矣必以爲未足積而至於賓主百拜其文非不盛也然即其真情而觀之則籩豆鼎俎未必如燔黍捭豚相愛之厚也賓主百拜未必

如徐行後長相親之密也大抵禮有本有文情者其本也享食之文揖遜拜跪其本則敬而已喪紀之文擗踊哭泣其本則哀而已祭禮之文裸獻酢酢其本則誠而已即其本而觀之日用三牲可以爲養啜粟飲水亦可以爲養襲冒絞紵可以爲葬斂手足形亦可以爲葬庭實旅百可以爲享瓠葉兔首亦可以爲享區區之文不患其不該也有其本而無其文尚可以義起有其文而無其本則併與文俱廢矣何謂禮本情而已

禮文損益辨

禮文損益有三

商周之興所以損益禮文者其說有三一以觀諸

侯之從違二以盛本朝之文物三以大先王之度所謂觀諸侯之從違者商周之初與列國等夷耳一旦起而君之其服與貳未可知也先王思有以一其心於是乎正朔建丑者易而建子服色尚白者因而尚赤戎車乘翰者改而乘駟播諸天下與之更始其果心服乎則必正朔服色含舊而從新詩所謂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者也其心不服乎則必正朔服色襲舊而不改王制所以革制度衣服者爲叛叛者君討之也所謂盛本朝之文物者天下之民日趨於文方以臺門納陛爲貴吾故以茅茨土階臨之方以干戈羽籥爲羨吾故以蕢

桴土鼓樂之勢有不可故因其器搏著搏而加以
犧象因其雞彝罍彝而加以黃目因其四璉六瑚
而加以八簋因其鉤車大輅而加以玉輅於以示
天子之尊於以備宗廟之飾則天下知所畏而不
敢犯矣所謂大先王之制度者商周之初皆積累
數百年而有天下後世子孫求其制度之出於先
祖者張而大之以爲一朝之盛徹田爲糧公劉居
邠之所行也周公因之而備井田之制通爲天下
徹法而革夏商之貢助皐門應門太王宅邠之所
立也周公因之而定五門之制使諸侯惟有庫雉
而不得有皐應靈臺辟雍文王都豐之所營也周
公因之而定三雍之制使諸侯得爲觀臺泮宮
不得爲靈臺辟雍蓋所以明王業之基焉禮文之
損益不出於三者而已矣

禮記總辨

三代正禮殘闕無復能明禮記一書出自孔氏七
十二子各撰所聞或錄舊禮之義或述變禮之由
或兼記體履或雜敘得失編而錄之以爲此記漢
興孔家之書雜出於當時者二百一十四篇漢興記
數萬言
於后蒼號曲臺雜記河間獻王得舊禮一百有三篇集而亡之又有明堂
陰陽記二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王東二氏戰國
時人樂記二十三篇凡五
種合爲二百一十四篇大戴刪爲八十五篇小戴刪爲
四十六篇至馬融又益以明堂位月令樂記三篇

為四十九篇行於世謂之禮記禮記一書曲禮論

撰於曲臺而不及五禮之大本

其言委瑣有放飯齧骨之語而五禮之本無聞焉

王制著述於博士而盡失先王之大意月令摘於

呂覽而錄秦世之官

太尉

緇衣本乎尼子而改魯論

之文

教之以德齊之以刑取夫子之言而增損之

禮運載夫子之說

大道之言

有虧於

名教經解引易之緯書而嘗禘之說多牽夫子之

緒論明堂位論周公踐阼世祀以天子禮樂檀

弓載舜葬蒼梧夫子墓馬鬣封之類皆流俗之妄

語儒行全無義理如後世遊說之士所誇大者

伊川云

玉藻一篇顛倒錯亂且不可以句讀內則載養老

三十餘語其文全與樂記同故胡先生寅曰禮記

出於孔子弟子必去呂不韋之月令漢儒之王制

其次則經解儒行之類仍博集名儒擇冠婚喪祭

燕射相見之禮典以類相從然後可為一書若中

庸大學子思孟子之論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樂

記表記學記坊記燕居緇衣格言甚多當為中庸

大學之次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

如曲禮祭義祭法射義等篇戾古已多又王制月

令之下然唐王巖於明皇時請刪去禮記舊文益

以今事張說以禮記不刊之書去聖益遠不可改

易今禮記之月令私本皆用鄭註監本月令乃唐

明皇刪定李林甫所註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嘗

請復古文本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本唐註故至今不能改吁去一舊事復一古法尚重於依違而不決況禮記之全書乎大抵四十九篇之書雖雜出於諸儒傳記而不能悉得聖人之旨然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都之市珍珠寶貝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弗畔未可以其言非盡出於夫子而輕議之也

禮記傳授 並傳小戴學

○大戴

五傳弟子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小戴○盧植

○慶普○馬融

鄭康成本盧馬說爲之註 唐孔穎達疏

月令

月令呂不韋招秦客作呂覽一書著十二月記合十餘萬言名呂氏春秋書成垂千金咸陽市曰有能增減一字者與之漢儒取其篇首皆有月令故名之今以其書考之周無太尉惟秦有之而月令云乃命太尉是官名不合也周無臘祭惟秦有之而月令云臘先祖是祭名不合也秦以十月爲歲首而月令云季秋爲來歲受朔是時不合也周以大冕郊天以大裘五輅大常迎氣而月令車服並依時色是事不合也古無有養壯佼之名月令有

之此皆秦人法制是制不合也案始皇十二年不
韋已死至十六年始皇并天下以十月爲歲首方
秦以建亥首歲而不韋已死至十六年數歲矣今
其書以來歲受朔之文必是後人附益以成書由
今觀之淮南有時則訓其文全與月令同所差不
過百字戴德撰夏小正一卷乃夏四時之書全類
月令然乙鳥作丹鳥若考之夏正又皆不合二家
之書皆如月令所載不如月令之密故馬融舍二
家而取月令附於戴記以傳後世亦已精別之矣
漢制多襲月令唐及本朝亦遵奉之今監本禮記
月令乃唐明皇刪定李林甫註端拱中李至判國

子監嘗請復古文本下兩制館建議胡旦等皆以
爲然獨王元之不同遂寢後復數有言者終以朝
廷祭祀儀制等多依唐註故至今不能改而私本
則用鄭註月令之書取重於後世如此今曆法多
用之未可以官名祭名時事之用秦制而輕議之

也

月令十二月日在女而藏冰杜預註
左傳則以十二月日在虛危而藏冰

王制

夫子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
是也漢文帝時諸儒刺經作王制博士諸生果何
人哉而能爲不刊之典以傳無窮其論封建受田
授地班祿之制則依放孟子言禘祫烝嘗之說則

採春秋之說而失其言獄訟正聽之辭則採三代之意而錄秦人之官言巡狩則竊書之文言官則竊左氏之語其餘雜取公穀等說而益之以已見甚而所說朝聘爲文襄時事而大聘與朝又是晉文公霸時所制正所謂不知而作也雖其言未必盡非要之牴牾者多矣孔子之時杞宋之文獻不足而夏商之禮文不足徵矣孟子之時諸侯已去其籍周制又無所稽矣所謂王制者將周制乎抑夏商之制乎

中庸

子思孟子言性傳道有淺深

中庸四十七篇所傳者子思一篇孟子七篇中

庸之說皆散在其中疑先儒抄其師語以成篇如樂記然

中庸之書雖出於子思其實孔氏之遺書也七篇之書雖作於孟子其實傳於子思合二書而考之其言同其旨同而其間不能無豪釐之別此可以見聖賢傳道之淺深也中庸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即孟子之所謂性也中庸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孟子之所謂善也二子之言若無以異也然子思分性善而爲二孟子則合性善而爲一言其中節而和者不言其不中節者此所以啓後世性惡善惡混之說也未若子思之言爲得也中庸

曰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行焉此言聖人之
道皆出於天下之所能行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
堯舜此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也二子
之言若無以異也然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而孟
子則取必於天下之人天下苟有丹朱商均之不
肖而不足以爲善則孟子之論廢矣未若子思之
言千載同是而莫敢非之者夫中庸之書出於孔
氏傳之子思又傳之孟子其立論則同其明道則
一而少有豪釐之差則後世莫不爭出所長角立
其說以與之敵況下而荀卿揚雄韓愈之立論欲
以取信於人不其難矣乎

六經奧論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十一
四

六經與論卷五

十一

菲德卿

